火警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博傻(1)
- 第2节：博傻(2)
- 第3节：博傻(3)
- 第4节：博傻(4)
- 第5节：博傻(5)
- 第6节：博傻(6)
- 第7节：博傻(7)
- 第8节：博傻(8)
- 第9节：博傻(9)
- 第10节：博傻(10)
- 第11节：博傻(11)
- 第12节：博傻(12)
- 第13节：博傻(13)
- 第14节：博傻(14)
- 第15节：博傻(15)
- 第16节：博傻(16)
- 第17节：博傻(17)
- 第18节：博傻(18)
- 第19节：博傻(19)
- 第20节：博傻(20)
- 第21节：博傻(21)
- 第22节：博傻(22)
- 第23节：博傻(23)
- 第24节：博傻(24)
- 第25节：博傻(25)
- 第26节：博傻(26)
- 第27节：博傻(27)
- 第28节：博傻(28)
- 第29节：博傻(29)
- 第30节：博傻(30)

- 第31节：博傻(31)
- 第32节：博傻(32)
- 第33节：博傻(33)
- 第34节：博傻(34)
- 第35节：博傻(35)
- 第36节：博傻(36)
- 第37节：博傻(37)
- 第38节：博傻(38)
- 第39节：博傻(39)
- 第40节：博傻(40)
- 第41节：博傻(41)
- 第42节：博傻(42)
- 第43节：博傻(43)

第1节：博傻(1)

这是北京夏末秋初的一个清晨。

一辆出租车在国贸大厦的楼前戛然停住。车内匆匆跃出一个神色冷峻的中年男子。由于在这个季节里穿着一身深色西服，他的额头和鼻尖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

他匆匆奔向电梯，急切地按下按钮，焦虑地仰望着楼层显示屏，不断抬腕看表。此时，他目光焦灼，眉头拧作一处，手也在微微地颤抖……

与高耸巍峨的国贸大厦相毗邻的是著名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饭店。在一扇紧闭着的玻璃窗后面，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正在一副金丝边眼镜后，冷冷地跟随着那个男子，直到他走进大厦。那双眼睛下的鼻孔中喷出两股白烟，紧接着，食指和中指夹住的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被送到嘴边，狠嘬一口，白烟再次从鼻孔喷出，那张如刀刻般棱角分明的黑脸得意地抽搐了几下，一声冷笑随之而出……

“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那个身穿西服的男子逆着外涌的人流迫不及待地钻入电梯，肩膀相撞的瞬间，招来几道愤怒的白眼，他顾不上道歉，更顾不上与人计较。电梯在十层停下，他走出电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推开一扇玻璃门，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迎上来的前台接待小姐说：“我找张桦……”

“请问您是……”

“我叫朱联学，盖勒普咨询公司的。我是他的朋友，请他马上出来，我有十万火急的事。”

中国大饭店的那间客房里，那支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香烟已燃尽，桔黄色的过滤嘴被扔进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烟灰缸边放着一本书，书名叫《策划人生》，书名下方标着作者的姓名：朱联学。

卫生间的门开着，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夹杂着一个女人娇嗲的声音。

“付从之，这下你该高兴了吧？”那女人说道，“朱联学再有本事，这回恐怕也是在劫难逃了。”

《策划人生》被一只粗壮的手从床头柜上拿起，送到刚才隐现在玻璃窗后面的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前。书被随意地翻弄着，就像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正在被主人随随便便地玩弄于掌中。付从之赤裸着上身平静地斜靠在床头，听了那女人的话，他傲慢地向卫生间瞥了一眼，嘴角轻轻一动，脸上依旧毫无表情。

“哗哗”的水声停了，客房里立刻静了下来。片刻，卫生间里走出一个刚刚出浴的漂亮女人：乌黑的长发湿漉漉地披散在额前脑后，一条粉红色浴巾裹住丰满高挑的身子，脸颊红润细嫩，一双大眼睛充满了千柔百媚。付从之斜眼望去，心里瞬时一动，身体也跟着有了反应。他翻身下床，走近她，双手揽住她赤裸的肩膀，戏谑地轻笑道：“难怪朱联学神魂颠倒呢！搁着谁，见了你也得犯晕。”

“去去去，少跟我这儿灌迷魂汤！”女人一甩身挣开付从之，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笑道：“你们这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付从之忽地拦腰把女人抱起扔在床上，那女人惊叫着用一双粉拳捶打他，嘴里娇嗔地喊：“吓死我啊，你要……”

张桦吃惊地从办公桌后站起身，迎着匆匆走进屋内的那个中年男子伸出手：“怎么了，联学？急急忙忙的，出了什么事？”

“别问！什么也别问！”朱联学一边推开张桦伸过来的手，一边语气断然地说，“赶紧帮我串出一笔钱！有多少算多少，这是我的支票。”朱联学从西服内兜里掏出钱包，拽出一张空白支票递给张桦，又叮嘱道：“麻利儿点，赶快入账，否则账号一封，一分钱也抓不出来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张桦接过支票胡乱看了一眼，更加吃惊和不解地追问道，“干吗要封你的账？到底怎么了？你他妈倒说句话啊！”

朱联学顿时烦躁起来：“叫你别问！这事与你无关，我只是求你帮哥儿们一把，我手头没现钱而我又急需钱用，你就告诉我你手头现在

有多少现金！”

“你等等！”张桦迟疑片刻，拿起那张支票走出了办公室。

朱联学走过去把门关好，然后拿起电话拨号。

第2节：博傻(2)

“请问是民航售票处吗……麻烦您查一下今天最近一班飞海口的航班是几点的……还有票吗……请帮我订一张……”

朱联学放下电话，在屋内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看见桌上的香烟，他走过去抽出一支点上，升腾的烟雾立刻遮住了他那张苍白瘦削的脸。

付从之忘情地抚摸着身旁那具奶白色滑润的躯体，侧脸欣赏着那双娇媚勾魂的眼睛。那双眼睛太折磨人了，为了永远占有那双漂亮的眼睛，他必须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凶、最狠、最阴、最恶的男人。想到这里，他猛地恢复了理智，脑中忽然想起这女人的来历，心头一颤，脸色倏忽阴沉下去，手也停了下来，俯身呆视片刻，一翻身跳下床。

“喂，你怎么了？”女人从如梦如醉中瞪大双眼，一脸迷惑地侧身望着窗前向外默视的付从之的背影问。

“没什么。”付从之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冷冷地说，“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去展览中心看看了。”说到这儿他转过身走近女人，谑笑着托住她的下巴，“今儿那地方可是好戏连台啊！别错过这大饱眼福的机会。”

“去你的，我才没你这份幸灾乐祸的闲情雅致呢！”女人抬手打掉付从之的手，翻身下床，赤脚站在地上一件件地穿上衣裙，“也不知朱联学现在在哪儿。”说到这儿她的动作一停，望着付从之有些焦虑地问：“你说，他不会被公安局的人抓起来吧？”

付从之的双眼紧紧盯住她，目光中显出几分阴冷，嘴角再次露出戏谑的笑：“你对他倒蛮操心嘛！是不是日久生情喜欢上他了？”

“哼！”女人冷笑一声在镜子前坐下，展开一头乌发仔细地梳着，间或从镜中望一眼斜靠在床头的付从之，撇着嘴尖刻地说：“那可是你的主意，又不是我主动送上门去的。再说了，我就是真喜欢上他了又

怎么样？你还有权干涉啊？别忘了，有家有老婆的不是朱联学而是你。”

付从之戏谑的微笑依旧保持着，只是显得有些僵硬。他把目光从镜中女人的脸上收回，垂下眼皮默不作声，心里却在暗暗发狠。女人收拾停当，从镜子前站起身四下寻找她的坤包。这时付从之说：“他先后给了你多少钱——我是指业务提成？”

女人想了想，说：“大概七八万吧！还有没兑现的，这七八万是已经兑现的。”

“他还挺讲信用。不过……你似乎也挺为他卖力的。”

“废话！挣钱谁不卖力！”女人找到了坤包，背在肩上作势欲走。“可你别忘了，你那些客户是怎么拉来的。”付从之一边为女人拉开客房的门，一边提醒道，“没有我，你一分钱也甭想捞着。更重要的是，为了你，我已经和老婆分居了，咱俩的事，假以时日……”说到这儿，他望着女人呆愣的样子奇怪地笑了。

张桦带着一位出纳匆匆走进办公室：“我这儿现在只有五万多现金，够吗？”

朱联学绷着嘴唇没有吭声。

“不成的话……我让出纳去银行再取点？”

朱联学抬腕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向八点一刻，而民航售票处告诉他飞往海口的航班是九点五十分起飞。他右手一挥，说：“就这样吧！时间来不及了，5万就5万吧！”

张桦从出纳手中取过一只公文袋递给朱联学，朱联学打开看了一眼，伸手拍拍张桦的肩膀，点点头，从西服里掏出一支钢笔，在盖有“北京盖勒普公关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朱联学印”的支票上写下：陆万元整。

张桦接过支票一惊，但朱联学已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张桦拿着支票发了一会儿呆，忽地转过神来，急切地对出纳说：“赶快，赶快入账……”

上午九点，展览中心展厅前人潮汹涌、喧嚣连天。三十多名警察封堵在展厅的入口处，一辆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在展厅旁的小广场外严阵以待。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播放着市公安局的通告：“北京国际绅士节”未经有关单位的批准而擅自举行，严重扰乱了首都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文件，“北京国际绅士节”立即停办，请大家保持良好秩序，到“中心”售票处办理退票手续……

第3节：博傻(3)

与展厅外的汹涌喧嚣恰成对比的是展厅内的清冷安静。

偌大的空间被一块块展板隔成一间间2×3平方米的展位，展位的隔板上贴满艳丽多彩、印刷精美的宣传广告和企业简介，不少展位里还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有洋烟洋酒洋服洋食，有电器文具书籍百货，还有什么保健护肤美容办公床上用品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然而整个大厅都渺无人迹，似乎摆放在这里的那些价格不菲的商品根本就没有主人——它们似天外来客一般地静默着，窗外的喧嚣与激动似乎与其毫无关联。

展厅入口的门架上，“北京国际绅士节”的巨大横幅正被几个工作人员取下。入口处右侧的贵宾休息室里，三三两两地坐着十几个表情呆滞、垂头丧气的男女，他们胸前都挂着“北京国际绅士节”的工作证。休息室的门外，席地而坐的几百家参展企业的代表们窃窃私语，不时有愤怒的骂声脱口而出。忽然有人气势汹汹地欲往休息室里闯，但被守在门口的警察厉声喝住，双方发生了争执，越来越多的人站起身来上前观望，摩肩接踵，骂声起伏，一时间展厅门口人声鼎沸，剑拔弩张。

与此同时，首都国际机场的候机厅里，朱联学正站在磁卡电话前犹豫不决。他几次离开电话，但又返回；磁卡塞进电话，刚按了一两个数字，又被他烦躁地退出。这时广播里传出“请旅客登机”的消息，候机厅里的乘客们立刻提起大包小包涌向登机口。朱联学不能再拖延了，他迅速把磁卡塞进电话，急切地按下对方的号码。

“雨新吗？是我，朱联学。”

“哎呀朱总，你在哪儿啊？我找了你一早上，从凌晨四五点钟……”电话里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喊，一时间令朱联学颇为感动。

“我在机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机场？”电话里的女人难以置信地大喊，“你怎么在机场？你要去哪儿……”

“别问了雨新，我不能告诉你。我原本是不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朱联学顿了顿，艰难地说出：“可是我觉得，我……我不能对你……对你不负责……我会想着你的，如果……”

电话的另一头，刘雨新刚刚走出中国大饭店的那间客房，付从之在她身后关上了门。当她把手机从坤包取出时，就已经预感到可能是朱联学打来的，但她没有想到朱联学竟然打算逃往外地，并且已到了机场。她心里顿时有些怅然若失。虽然她是受付从之的差遣前来卧底的，但几个月的朝夕相处，朱联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此刻，她忽然感到，她确实已经喜欢上了朱联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自己也说不清。

她挂断电话，决定不将此事告诉付从之。

公安局某处，值班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处长、副处长和大队人马都已去了展览中心，办公室里只有几个内勤在值班。

这时电话又响了，一个干警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处长的吼叫：“那个什么‘盖勒普’公司的朱联学有消息没有……查他的底儿没有……什么？没前科……他家在哪儿住……不知道？派人去查……如果在今天下午五点之前仍没他消息，就发通缉令！”

展览中心展厅外的人群已渐渐散去，然而警察们并没有轻松，几百家参展企业的近千名参展代表拒不撤展，静坐在展厅入口处的门厅内，要求警方交出朱联学并赔偿损失。警方在劝说无效后，当场拘捕了几个闹得最欢的家伙，于是人群一哄而散……

首都国际机场，巨大的波音767飞机静候在跑道上，等候着塔台下达起飞的命令。机舱里，空姐正微笑着给乘客们讲解氧气面罩的使用方法和紧急出口的位置，并一再叮嘱大家在起飞和降落时必须系好安全带。这时，她注意到一位坐在紧急出口处靠窗位子上的中年男人始终阴沉着脸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对她的讲解和叮嘱充耳不闻、无动

于衷。于是，她走上前去，微笑着再次提醒那人系好安全带。那人猝然一惊，扭头惊恐地四下张望，待看清眼前是位迷人的空姐后，惊恐的表情倏忽消失。他说了声“对不起”，系好安全带，又把目光投向窗外……

第4节：博傻(4)

塔台下达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开始滑行、加速，然后奋力挣脱地面，昂首冲向天空。在飞机脱离地面的刹那，朱联学一颗不安的心终于沉了下去。

北京城南永定门外皮裤衩胡同三号，一座挂有“中美合资1·2·3点子创意有限公司”招牌的四合院内，老板付从之正在给他的客户讲述一项庞大的商业策划。他坐在沙发里，膝盖前的茶几上散放着几份打印好的策划书。在他左边坐着两个年纪与他相仿、神情肃然的中年人，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的样子显然说明他们已被讲述者深深吸引。付从之的右边坐着一个文质彬彬若有所思的年轻人，目光在另外三人的脸上逡巡不定，难以捉摸，间或扭头望向窗外，与窗台上几盆叫不出名来的花朵默默对视，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微笑——这微笑显得自然朴素，似乎天生便伴随着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坎坷，这微笑始终不会消散。

这微笑使他显得乐观、自信，但也常常令人感到琢磨不透。

“杨建平。”他听见老板付从之在叫他，迅速转过头，身子稍稍向前倾，神情专注地倾听，“建平，这套策划由你来实施，怎么样？”

杨建平一惊，没有立刻回答，迟疑地把目光投向对面的那两个中年人。那两个中年人都报以鼓励的微笑，其中一个谢顶圆脑红光满面的人操着广东口音说：“小杨啊，看你的啦！我们这产品能不能一炮打响，这几十万的广告费能不能起作用，都拜托你啦！”

“承蒙赵总信任……”杨建平诚惶诚恐地笑道。

“就这样定了。”付从之一挥手，侧过脸继续与那两个中年人交谈。

杨建平把身子靠回沙发里，垂下眼皮又恢复了刚才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天空传来一阵遥远的轰鸣，一架飞机从上空掠过。建平抬眼

望去，目送着飞机与轰鸣声一起消失在屋檐后，脸上的笑意悠然自得。

飞机在一万米的高空平稳翱翔。

朱联学默默地凝视着窗外。从起飞的那一刻起，他就始终这样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地呆坐着。窗外是湛蓝无际的天空，机翼下是层叠起伏的厚云，极目所视，天际的尽头呈现出一道壮美绝伦的弧线，那是大地的轮廓，是天与地的交汇处，是朱联学此番亡命般奔逃的地方——他凝视着那道弧线，心里涌出无限悲凉。

“刺”的一声，朱联学被惊得周身一颤。他扭头急视，看见迷人的空姐正把一罐刚打开的可口可乐递给他身旁的乘客，然后微笑着问他需要什么。朱联学要了一罐啤酒。他觉得此刻非常需要激活一下他的大脑，这“刺”的开罐声似乎惊醒了他脑中的某种期盼。

又是“刺”的一声，罐装的啤酒冒出一小股白沫被送到他手中。饮料车推走了，但“刺”、“刺”的声音仍在身后不断响起。朱联学喝下一大口啤酒，忽然联想起那开罐的“刺”声极像绸布被剪断时的“嘶”声——那是在剪彩时常能听到的声音。

朱联学仰靠在座椅中，胡乱地想着，如果昨天傍晚没发生意外的事故，这会儿他应该正在鲜花、美女与闪光灯的簇拥下为“国际绅士节”剪彩呢。他听到的应该是“嘶”、“嘶”的声音，而不是“刺”、“刺”的声音……

昨天，可怕的昨天，讨厌的昨天，混账的昨天……他的大脑再次出现空白，右半球嗡嗡作响，间或出现撕裂的阵痛。

“北京盖勒普公关咨询有限公司”是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一家私营企业。老板朱联学在成立这家公司之前便已在京城商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成名是靠营销策划，也就是所谓的“点子创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市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80年代末的疯狂大抢购之后，紧随而来的便是一个可怕的生理学名词：疲软。对于众多刚刚进入甚至是尚未进入市场经济大门的中国老板们

来说，这个蔫不唧的“疲软”俨若一个气息奄奄的病人一般，任你殚精竭虑不顾一切地倾囊而出，仍是泥牛入海，难以激活。

然而在这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朱联学却脱颖而出。他学历不高，只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也大多是荣誉性的，其真正的学识令人怀疑。但朱联学聪明好学肯读书，而且爱琢磨，对新鲜古怪的事情有极大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好口才，往往能令听者深深折服而后言听计从。他在80年代末辞去一家建材商店柜台组长的职务跳入商海，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经营装饰材料的公司——北京欣欣装饰材料公司。公司规模不大，资金有限，难与众多国营的、官办的或是外资企业展开竞争，再加上几个合伙者均是初涉商海没经验没业绩也没后台门路的，因而开业后门可罗雀生意清冷。朋友们撑不住了，唉声叹气地认赌服输，一个个攥着空拳失意而去。但是朱联学走不了，因为他是法人代表——在债台高筑的时候他才明白了什么叫“法人”：就是企业一旦出了事得去法院的人。

第5节：博傻(5)

生意上清闲无为，倒给了他不少时间用于读书。他是个喜欢读书也会读书的人，他那间位于老城区内如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胡同中的小屋里，码放着上千册各类书籍。有当初用他那微薄的工资在琉璃厂的地摊上买来的，有从朋友处借阅终至不还的，也有他智勇双全从图书馆里窃来的——这大概是受了孔乙己先生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囿于他的财力。

这上千册书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因财力有限，他暂时无法将这笔财富请入华美的书橱中，只好让它们屈尊于地下、床头。在他那间卧室兼书房兼客厅兼餐厅的雅号为“梦游斋”的小房间里，满目皆书，举步难行。书的种类颇多，码放也很有个性。门边的墙角旁堆放的是政治哲学类书籍，马恩列斯毛周邓等大人物的文集样样俱全，只是尘埃蒙面。三屉桌上垒的多是历史和宗教，从周口店到两河文明，从猪头羊角的图腾到非洲土著神秘的祭祀，孔孟老庄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基督夜以继日地同桌论战喋喋不休。一张加宽的单人木床上，靠内侧贴墙叠放的是“杂书”：基督山伯爵在仰头关注着红楼秘史，三个火枪手则侧身闯入了三国的刀光剑影，而蒲松龄正由凡尔纳陪着计划用八十天的时间环球旅行，大鼻子的罗宾汉也赶到齐鲁大地欲与那帮明火执仗的梁山泊兄弟们在聚义堂前作个第109条好汉……有幸被置于枕边的，一般情况下，左侧是金大侠梁掌门古帮主等武林中人，右侧是雅柯卡李嘉诚松下幸之助等财神巨子。可是忽有一日，这些中外商武高手却被几位还带着鱼腥味的海外来客一古脑地统统驱逐。

这是几本托人刚从香港买回的书，书的价格昂贵，每本定价都在百元以上，但据说读了便能赚几百万。朱联学发财心切，便咬了牙买下来，彻夜捧读。书中的人物是一大串陌生的名字，什么大卫·奥格威，什么菲利普·科特勒或是马克赫斯特……他们的来历不得而知，其门派师承也无从考证，但他们的来头却是不小。著书者云其均为闻名

今世的营销策划家，种种闻所未闻令人拍案惊奇的营销企划案令书的主人如醉如痴，茅塞顿开。才子佳人月下论剑的闲情雅兴渐渐被单枪匹马闯商海机警睿智远名扬的壮志豪情所替代。“梦游斋”主人于一个清冷孤寂的冬夜，在合卷冥想至黎明后，终于决定以这几位洋人为榜样，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营销策划之路。

这当然需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也少不了时刻准备着倾家荡产头破血流的大义凛然。但他不是小脚女人，只要是认准了的事，他就敢不顾一切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本来无一物，何处有赔本？”无产阶级当然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书还没全读完，他就急火火地准备下手，生怕那些“教科书”不久即会发行国内，引起一场全国性的“策划革命”，使他在这一领域中落伍。实际上，他心中还是有些犹疑，这条路能行得通吗？符合中国的国情吗？但看看自己的现状，这条路倒符合自己这个“情”：搞装饰材料，举步维艰；干别的，发财的路多的是，可他朱联学只有看的份儿；搞策划，套用句时髦的话，“困难与机遇并存”。干成了是中国的头份儿，干不成顶多是个白忙活半天的傻瓜。中国的傻瓜多的是，又不在乎再多他一个。话再说回来，“人生自古谁无败，留取教训诫后人”。诫不诫后人暂且不管，无败从何言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赌一把的决心在他心里越来越坚定了。

对于他这样一个一文不名却又壮怀激烈的商界小卒来说，在长时间的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上，在财富地位名誉等花团锦簇的景象就像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有这种舍我其谁的赌博信念支撑着，多少也算是个激励吧！

先行者的回报往往是最优厚最持久的，有时即使失败了，享受不了生前的富贵，也能享受死后被追授的荣耀，总之，不会默默无闻地白劳神一番。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在策划业的先行者中，无疑应该有朱联学一号。他所策划的营销案例，虽然被后人发现带有明显的洋标签，有的甚至带有浓重的抄袭色彩，但在当时，在大多数国人

尚不知“策划”为何物时，即使再生搬硬套，不也一样可以当“鲜货”叫卖一阵吗?

第6节：博傻(6)

他自然是从他那间小小的装饰材料公司开始起步的，但却是一举成功并且一夜成名。他曾为自己设计过的种种生前死后如先烈般供人缅怀的故事没有发生，发生的倒是今生今世的商海传奇——说“传奇”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他的成功与成名几乎是一夜之间便发生了。

在那几位栖身于包装精美、价格昂贵的书中喋喋不休的洋策划大师进入“梦游斋”并陪眠于枕侧之后的一个多月，京城一张发行量极大的报纸上登出了一条通栏广告，其标题令人匪夷所思：“保护国宝，装修长城！”文中内容更是使人触目惊心、瞠目结舌：

长城，中华之瑰宝，民族之象征。历两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倒，经万千余战火硝烟而不毁。然其遍体鳞伤、千疮百孔之躯，苍老体弱、不堪风雨之态，令我华夏子孙无不心酸汗颜。

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曾为保护长城殚精竭虑、四处奔号。今至吾辈，更当存爱国守业之心，尽自己绵薄忠孝之力，为保护国宝、弘扬民族精神而尽心尽力。我公司虽为商海小卒，然全体同仁志存高远，为保护国宝亦不计个人得失，唯愿以吾等之义举，唤起民众保护国宝、爱我中华之热情，传我中华灿烂悠远文明于四海。

故此，欣欣装饰材料公司诚告各界：以当世最高档最先进之装饰材料，邀最优秀最一流之能工巧匠，重新装修八达岭长城！

为使这项工作尽善尽美，本公司谨向各界诚征装修设计方案。此次方案征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中大奖之机会。奖金为：特等奖一名，奖金一万元；一等奖两名，奖金八千元……

北京欣欣装饰材料公司

总经理朱联学谨启

这不啻是水滴油锅，一时舆论哗然，犹如平地惊雷、魍魉显世一般，北京全城议论纷纷，沸沸扬扬。这则广告连登了三天，三天后，

朱联学在一片斥责叫骂声中立地成名了。

他当然不会去装修什么长城。以他的财力，如果真让他干，恐怕他连长城上的一块砖也装不了、修不完。就连那三条广告的钱，还是他死气白赖地从朋友那儿暂借的。而且，退一万步讲，假使他真的有心有力去装修，政府能答应吗？排队轮也轮不上他操这份心呀！这原本算不上是什么高明的策划，说穿了就是整个一骗局。可偏就有那么一帮闲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专爱四处凑凑热闹、显显面目，肚子里的学问深浅莫测，说的话、写的文章也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这帮人最怕寂寞，最怕芸芸众生一不留神忘了他们。他们空穴来风、平地生云还来不及呢，还能容得别人招惹？朱联学惹了他们，所以就成功了一半。

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开始有他们的音容笑貌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岂容如此玷污……""长城的苍老和破败是我们民族风雨沧桑历尽磨难的象征……""长城乃华夏民族之瑰宝，岂容朱联学胡来……""我不赞成他们这么做，劳民伤财嘛！还不如捐几座小学……""朱联学？且不管他是干什么的，能有这份爱国心总还是可贵的嘛……""其实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文物保护真的是刻不容缓……"纷纷攘攘、莫衷一是，天真认真较真的样子直让朱联学犯疑：就这智商还是什么社会贤达、各界名流呢？

其实，各种议论和指责正中策划者朱联学的下怀。他有些洋洋自得了："我随随便便下的这么简单的一个套，就把他们全装进去了。"

接下来，朱联学信心十足地抛出了他的正文。几天后，当大伙为他的这份爱国心忧患意识义举善行或是无稽之谈越俎代庖劳民伤财而议论纷纷的时候，朱联学忽然又杀了个"回马枪"。他把还剩下的不足两万块钱，一咬牙，全投在了广告上：

装修长城不如为民谋福

本公司"保护国宝，装修长城"的广告刊出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对此事的意义、影响及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

研讨。本公司原意在于美化长城，鉴于社会各界同志们的反对，决定撤消装修长城的计划。许多热心的同志向我们建议与其斥巨资装修历史，不如把眼光放得近一些，为我们火热的现实生活，为普通的黎民百姓们做一些实事。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故而决定，将原本打算用于装修长城的部分资金回馈给普通消费者。

第7节：博傻(7)

为此，本公司特决定举办“今天买装饰材料，您可能不花钱”的幸运月活动：

今天买装饰材料您可能不花钱

——每天买装饰材料我们都送您一份礼品

欣欣装饰材料公司本着让利于民的原则，从10月至 11月举办“今天买装饰材料，您可能不花钱”幸运月活动，您在这期间到本公司专卖店购买装饰材料，可能不用花钱。

具体为10月18日—11月18日，每十日抽取幸运日一天，您如果运气好，碰巧在幸运日那天购买了我公司的装饰材料，可凭购货发票，到我公司专卖店全额退款。

本活动全过程经北京市公证处公证，本公司员工及家属不参加本次“幸运月”活动。

也幸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晚颁布了几年，否则，朱联学和他的这个什么“装修长城”肯定会被当成虚假广告的典型予以示众的。

这个“幸亏”使朱联学发了财并且成了名。从这个亲手策划并实施的案例中，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策划之于营销的重要性。他觉得一个精彩的策划就像是一片云、一团雾，它能慢慢浸入消费者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恒久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一个绝妙的策划就像是个心脏起搏器，它能让奄奄一息的滞销商品起死回生，重见光明。

朱联学由衷地慨叹道：“点子这玩意儿，还真灵！”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对于朱联学来说，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好年景。他那间小公司已经摆脱了经营上的困境，不仅偿还了大量的陈年旧债，而且在同行中异军突起，抢占了尚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家居装修市场。

他对这块市场进行了深入而冷静的调查分析，认为材质和价格是消费者关心的首先问题。材质方面，中档为主，略微偏低，壁纸、瓷砖和三合板销量最好；价格方面，《林家铺子》给了他一些深刻的启示。“装修长城”的广告刊出后，大批汗滴禾锄的工薪百姓慕名而来，一比较，发现这里确实便宜，于是营业额飞涨。厂商和批发商那里，因为走的基本都是“大路货”，批量一大，折扣自然就大。所以朱联学的零售，怎么也是保得住利润的。于是在业内，他便有了“砖纸板王”的美名，有时传得邪乎，甚至说他流水额已上了亿。

朱联学的发迹，主要得益于“装修长城”这一策划。当中国的广告还处在介绍产品性能、实行三包、代办托运的初级水平的时候，这一招让人耳目一新，并且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很快，中国人就给它起了个形象又通俗的名字叫“点子”，更让朱联学惊奇的是，“这小子有点子”的美誉在商界迅速风传开来。

于是乎，北京商界中一些颇有头脸的老板开始怀着求贤若渴、求知若渴、求才若渴、求什么都若渴的心情纷纷上门攀识，并以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各种各样的酒席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心一意地讨教。在这些可怜的老板中不乏处级局级甚至是副部级的前官员，因为政府一声令下，眼前的铁碗钢锅几乎是一夜间沉入了汪洋大海。“计划”没了，“统购”没了，“补贴”没了，甚至“娘”都没了。“市场”来了，“竞争”来了，“风险”来了，甚至“资本家”都来了！来来去去之间，前官员、现老板的屁股坐不住了：赚点钱怎么这么难！

不能说他们没有事业心、责任心甚至是良心，否则，朱联学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座上宾。动辄数千甚至是上万人的一个大企业，到了市场经济的汪洋中仅仅是一叶扁舟，如果没了压舱之物（拳头产品）和航标灯（营销方案），翻船落水的悲剧眨眼间便会发生。现在，船身半倾马至崖边的当口，幸有朱联学怀揣枕侧书、头顶“策划家”美名气宇轩昂地显山露水指点迷津，而代价呢？不过是一顿酒饭钱而已。

“策划”为何物？“策划人”是什么人？老板们不知道也大多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主儿出的这套“点子”管用吗？

朱联学的那些从书里读来、现买现卖的市场理论，将一个又一个血统高贵、自命不凡的老板侃得茅塞顿开。他在酒席上灵机一动即兴发挥的“点子”也曾被不少老板当场记住并在日后小心翼翼地加以试用——结果，灵！真有点神的，没听这主儿白侃！于是他们对朱联学愈发佩服得五体投地，请酒的帖子和电话也就愈发地频繁和诚恳了。

第8节：博傻(8)

然而，朱联学却吃不消了。山珍海味觥筹交错之后，别人喜滋滋地揣着他的“点子”发财去了，而他呢？除了又认识几张新面孔之外，不仅一无所得，反而干赔了不少良辰美景，有时在对方的盛情下喝多了酒，还得搭进一夜痛苦不堪的呕吐和头疼，这谁受得了？朱联学为此苦不堪言。

此时，又是书使他开了窍。朱联学看完关于美国兰德公司预测朝鲜战争的故事后，掩卷冥想：人家兰德公司“中国出兵朝鲜”六个字竟开价５００万美元，而我出谋划策让你们赚钱，就换回一顿酒！咨询？收费？咨询公司？公关咨询公司？这不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吗！他在冥冥中有了一种预感，在不远的将来，咨询策划业必将迅速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朝阳行业，其发展前景阳光灿烂。

再回头来看看自己现在经营的装饰材料市场，他觉得再怎么火爆，这块市场也只是个“萌芽”。一旦竞争加剧，论财力、比关系，他仍是弱不禁风、不堪重负。他真正的实力只允许他做一次简单的“第一”，绝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最好”。

经过缜密的思考，朱联学断然决定放弃现在这个收益还算不错的买卖。“什么‘砖纸板王’！算了吧！我得再干件‘第一’的事！”

此时的朱联学三十有四，人正当年，经营装饰材料的成功使他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春天。然而正当所有人都在为他的成功而眩目、为他的前途而眼红的时候，这年的秋天——大家都在忙着收获的时候，他却突然宣称：改行！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二流甚至是三流的“砖纸板王”，却有了第一家私营的专业营销策划机构：北京盖勒普公关咨询公司。

他改行的举动令许多人费解，其勇气在今天看来也着实可嘉。究其动机，盖源于他的那种近乎天赋的先见和对市场深刻理智的分析。

若干年后，已功成名就、俨然以“中国策划第一人”自居的朱联学在他的一本名叫《策划人生》的书中写道：

……其实没有很大的必要去追求某种市场的尽善尽美或是无懈可击。市场领先法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你没有实力或没有时间去扮演最好的角色时，你就一定要扮演一个最先的角色，也就是“第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许多时候，“第一”的市场回报往往高于“最好”的市场回报。虽然在多数情况下，“第一”的寿命是比较短暂的，但所引起的市场风暴却是最猛烈的。然而要注意的是，当“第一”的使命行将完成并注定要让位于“最好”时，你必须立刻退出，否则，发生什么样的悲剧都不足为怪……

这也许便是他改行的理论依据。至于这套理论是他的个人发明还是引经借鉴，我们不得而知。

飞机呼啸着降落在海口国际机场。朱联学夹杂在人流中茫然地走向出口。这座城市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自从它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首府后，一年中，他总是会来上几趟的。来的目的，无非是为那些处于前沿阵地敢作敢为同时也舍得银子的企业“把脉会诊”、出谋划策，或是将满腹的策划理论和营销案例按小时收费倾泻给那些混沌初开、求知若渴的企业经理。总之，是被盛情邀请来的，是座上宾，是专家，是救世主，最重要的——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然而今天则不同了，机场外没有了迎接的专车，也不会有豪厦华堂中接风洗尘的酒席宴会，更不会有早已签好了名字的支票等着他入账，甚至连返程的日期也遥不可知——他现在是个亡命之人，正在躲避着官家的缉拿和几千万元的债务。尽管在这里有不少他的崇拜者和朋友，但他却一个也不敢去联络，只能仓皇无措而来，然后悄无声息地匿下，默默地、孤独地等待明天。

他知道离机场不远处有一家名叫“黄鹤楼”的宾馆，价钱还算公道，便信步走去。笔挺的西服早就脱掉了，涌散在空气中的热浪使他汗流浃背，衬衫的袖子几乎被挽到了肩膀，两只枯瘦如柴的胳膊有气

无力地耷拉着，双腿如负重千斤般地蹒跚前行。他偶尔停下脚步，站在路旁，一边挥汗如雨，一边看着眼前一辆辆门窗紧闭的轿车飞驰而过，呆愣、肃然、苦笑、叹息，然后摇摇头甩甩汗继续蹒跚。

第9节：博傻(9)

入夜，他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仰望着伞状悬挂的蚊帐，一动不动地静默在黑暗中。隔壁房间里挺热闹，床头被撞得“咯咯”响，女士真假难辨的呻吟声和男士节奏分明的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间或有飞机的轰鸣由远及近，震得窗户“嗡嗡”颤响。及逝，隔壁的二重唱又顺茬响起且愈显高亢。这让朱联学想起了“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差”的名言，不禁在黑暗中突然来了性欲。他想，人的这种要求真是很有意思，高兴时可以推波助澜，失意时也能排泄愁绪。看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说法过于武断了。他想起了刘雨新。

刘雨新真是不错，她不仅能让朱联学获得生理上的满足，更能使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自信——她在狂风暴雨中到达高潮时的喊叫和风平浪静后满意留恋的微笑常使朱联学异常自信。自信尽管人近中年，他仍然强大，仍然可以战无不胜。

朱联学翻了个身，床垫内的弹簧随之“嘎吱”作响，这使他猛然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眼前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心情复又颓丧沉重起来，刚支棱起的玩意儿顷刻间疲软下去，真是来时快、去时更快。此时隔壁似乎是收工了，房门开启之际，几声浪笑随之远去，四周归于平静。耳畔没了挠心的动静，心里空荡荡的没着没落，床垫“嘎吱”地响了几声，朱联学辗转后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朱联学一直到午后才起床。其实他早就醒了，只是懒懒地躺在床上不愿起来。很久没有这种无事可干无牵无挂的感觉了，周围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开阔和安静起来。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和朵朵浮云，听着走廊里时隐时现的各种方言和脚步声，脑中无所念，心中无所思，双手枕在脑后，感觉着空荡荡的一无所有的落寞和凄凉，一愣便过了中午。

他在街边的小铺里吃了盘海南特色的北方水饺——一种泡在菜汤里的肉面混合物，然后叫了辆出租车进入市区。

他看见当地一家著名公司的办公大楼在午后的阳光下巍峨挺拔、金光四射。他与这家企业的老板很熟，在北京和海口的多次聚宴中无话不谈且惺惺相惜，俩人年纪也相仿，只是对方多了一个大学的文凭而已。朱联学下了车，站在这座巨大辉煌的建筑物前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打消了进去的念头。他沿着海口大街漫无目的地溜达着，看见路旁的电线杆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广告：有招生的、招聘的、装修的，还有治性病的……花花绿绿贴得到处都是。他对几则店铺转让的广告挺有兴趣，驻足仰面细细地浏览：本人因有急事要离开此地，特转让临街旺铺一处，约70平方米，?菖?菖路?菖?菖号，价格面议。朱联学看了几处，记下几个电话号码，在电话亭打了电话，觉着太贵，地点也不理想，付过话费继续溜达。他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清楚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如何立足。他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好好为自己策划一把，然而，这位在别人眼里永远有出不完的主意、卖不光的“点子”的“策划大师”，此刻没了主意也没了“点子”，他那颗令自己引以为豪的智慧的头颅在关键时刻出了故障。

他在一个长途汽车站前驻足，看着卖票的小贩忙前忙后不遗余力地吆喝着乘客上车，见大客车的档风玻璃上贴着“海口——三亚”的字样，心中猛然一动：去天地的尽头走一遭？也许，到了那儿，才会有一条回头的路……

他匆匆赶回宾馆，简单收拾了一下，便退了房。然后坐上出租车直奔长途汽车站。五六个小时以后，他随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大客车屁颠儿屁颠儿地来到了已经灯火通明的三亚市区。

一早醒来，他急不可待地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天涯海角”。

那两块著名的巨石突兀矗立，“天涯”和“海角”四个红色的大字，在肆虐的骄阳暴晒下，依然风骨遒劲，超凡脱俗。

他一步一步地走近巨石，走得越近，他便越觉得自己的渺小。他仰起头，眯起眼，用近乎顶礼膜拜的虔诚感悟着巨石——不，严格意义上讲，是天与海的智慧和力量。

第10节：博傻(10)

这时，他的眼圈红了，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转，说不清他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的凄惨而一时心酸，还是由于对天与海的力量和智慧的崇拜而热泪盈眶。

他就这样呆呆地望着巨石，旁若无人，犹如入定。可是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他的面部突然变得狰狞可怖，后槽牙咬得咯嘣嘣地响："什么'天涯'？什么'海角'？妈的，今儿我非把你们丫全征服了不可！"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诅咒发誓。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后退着。在退到离巨石约摸２０米的距离时，他停住了后退的脚步，深吸一口丹田气，拧身、发力、助跑，飞也似的冲向巨石，他手脚并用，三下五除二就攀上了"天涯"的巨石。扑面而来的海风吹得他衣发乱舞、双目难睁，他张开嘴大口地呼吸着。远处，天蓝蓝，水清清，海天一片，绵绵无尽。然而，这些美丽、壮观、浪漫的风景在他眼里却是暗流激荡、险象环生。

人到了垂死的时候，都会尽全力去做最后一搏的。朱联学原以为他只要骑到了"天涯"的背上，便能拥有天和海汇聚起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也许，他可以脱胎换骨，从头再来，从天的尽头、海的尽头一路征杀回去。

可是，当他迎着咸涩的海风，伫立在天涯巨石上举目远眺的时候，他并没有聚敛到天和海的力量——一种足以支撑他从头再来的力量，反而被那浩瀚无垠的南中国海一瞬间摄去了全部的勇气和智慧。他立马瘫软了下来，"咕咚"一声跪倒在天涯的巨石上。

"难道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吗？难道我真的没着没落了吗？"想到这里，他难过得哭了，先是嘤嘤啜泣，后来索性放声大哭。人生失意须尽哭。朱联学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嗓子，他也彻底绝望了。

突然，他想到了死。这又是连做梦都没梦到过的事情。这会儿，他只要从这天涯的巨石上纵身一跃，便可以迅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可往深一想，他不禁打了个寒颤：死倒容易，可死了之后，风雨雷电、江河湖海、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所有所有的一切再也与自己无关，世界上会永远没有了朱联学这么一号……想到此，他吓得魂飞天外，仿佛一块黑幕把他严严实实地裹住了，令他窒息。

他渐渐地清醒过来。看来，活着不容易，死更不容易。看样子他只能半死不活地凑合下去了。想到这里，他索性盘腿坐在了巨石上，面向大海开始闭目沉思，进而努力将自己的思绪拉回到几天前。在面对未来之前，他觉着自己无论如何先得总结一番历史——一个顺顺当当、风风光光的“国际绅士节”，一个赫赫有名、战果辉煌的策划人，怎么到了今天这般惨不忍睹的份儿上。

“北京国际绅士节”的策划最早源自一次酒宴上的闲聊。

几位老板围桌而聚，一边喝酒一边感叹人生苦短却无暇享受。朱联学揶揄地笑道：“甭跟这儿耶稣似的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你们够可以啦！现如今这世上有几个人能像你们这样腰缠万贯名车洋房的？还想怎么着，你们？……”

“你以为我怎么着啦？”一个电器商行的老板瞪圆了双眼反驳道，“哥儿们挣的哪一分钱不是牺牲点儿别的什么才换来的？老婆跟我离婚，说有钱没她——可当初怂恿哥儿们下海的也是她！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甭说这个，甭说这个，说起来谁的苦水都他妈只多不少！”电器行老板的身边坐着一个西装革履五大三粗满脸疙瘩的汉子，眯着一双醉意朦胧的眼睛摇头晃脑地嚷嚷，“本来这生意上的事儿就够让人烦的，你别再忆苦思甜了啊！说点高兴的，明儿兄弟送你身西服，卡丹的，去兄弟店里取去！”

“谢您啦！哥儿们连内裤都是宫里大内高手缝的，穿腻了！”

“还真是的！”朱联学身侧一个文质彬彬喝得满脸通红的中年人一边松解着领带一边说，“要不说活着没劲呢。满北京城除了桑个拿按个摩就没男人正经消遣的一地界！你再看这女人，真是到了新社会了，

变着法儿地折腾，好像全社会都点头哈腰地鞠着她们。弄点儿什么新鲜玩艺儿都是给她们预备的——别忘了谁是主力军，逼急了老子这辈子除了吃饭不买东西了。抗议！凭什么！……”

第11节：博傻(11)

朱联学听着他们酒后的胡侃，一边笑一边在心里琢磨：这帮人，包括那些整日出入高堂华厦追随在洋人身后的“新买办”们，有着丰厚的个人收入和巨大的消费潜力，而且他们的队伍也日见扩大，可为什么就没有人注意到这块潜在的市场呢？男人的钱真的就难赚吗？一掷千金的，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应该给他们一个环境，一个较着劲花钱的环境。说白了，就是得想个点子让他们把钱花出去，否则，他们也憋得难受。其实，这也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马克思说得好，消费既是生产的终结，也是再生产的起点，如果这些有钱人的钱总消费不出去，往低了说，会影响到社会再生产，往高了说，还会影响到历史的发展进程呢。

朱联学刚刚搞过一次“国际广告艺术（作品）博览会”，在国内的广告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虽然最后一算账，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搭进去几十万，但对于此时的盖勒普公司和朱联学来说，钱已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通过这次博览会，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策划大师”的地位，与国内外的一些广告业巨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取得了举办大型商业展示会的宝贵经验。这些在他看来，又怎是区区几十万块钱所能换来的？当然，名利双收是最好不过的，在他最初策划立项时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可一旦因经验不足、操作不当而事与愿违，凭着“盖勒普”一年两三千万的业务量，赔上几十万而保住名声也是无碍大局担得起的。这笔账，朱联学算得清楚。

此时的朱联学，名声日隆，财源滚滚，事业上如日中天，生活中也有了些斑斓的色彩。

人近中年的朱联学，生活中鲜见女人的身影。“文革”中，“革”了一辈子“命”的外公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他的父母也受牵连进了牛棚去了干校。一去七八年，杳无音信。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飘泊和呵斥中度过的。街头、工地、桥下、车站、水泥管里、公园长凳

上，甚至是厕所……他飘到哪儿，哪儿便是家，便是睡觉的地方。有时太饿了，他便不顾一切地去抢。被人抓住后，人家一边把他往死里打，他还一边急不可待地狼吞虎咽。有人看着这情景便不打了，骂上两句也就无可奈何地算了。甚至还有同情他的，往他脏兮兮的手里塞上俩钱。朱联学永远忘不了北京人的善良，所以他从不去偷，只是抢，而且是明抢，还专抢国营的食品店，因为他知道那是公家的买卖，即使被抓住，也很少挨打，顶多是送官，在派出所蹲两天也就没事了——那几年他才十二三岁，判刑劳教都不够岁数。

后来，一个好心的孤寡老太婆收留了他，一间破旧狭小的平房成了他栖身的家。老太婆出身于解放前的八大胡同，靠卖身攒了点儿送终钱，一老一少从此相依为命。因为出身于劳动人民，属于苦大仇深的被剥削阶级，老太婆的这个养子便沾了光没被送去“上山下乡”。在这几年相对稳定温暖的日子里，朱联学发愤苦读。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非同常人，人世间的种种冷热甘苦之于他不过是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在苦难流离无依无靠的生活中异乎寻常地早熟，在北京人善良的施舍和老太婆慈母般的照料中体味了人间温暖，在反复咀嚼基督山伯爵愤怒的复仇中顽强地树立起自信。朱联学所有渴望出人头地的梦想其实不外乎源自两点：他自认高贵的血统和他的现状。

几年后，老太婆在大地震的恐慌中撒手人寰。此时，朱联学正在一家街道办的福利工厂里操作机床。他像一个真正的孝子一样操办了老人的丧事，并且在日后他成为“大款”后重新修缮了老人的墓，墓碑上刻着“儿朱联学敬立”。

又过了一年，他的亲生父母回京了。那幢昔日的朱家宅院物归原主。已奄奄一息的外公在去世前为儿女们安排好了官职：朱联学的父亲和姨父分别在市里担任了重要职务，他的舅舅则去香港担任了一家中资企业的负责人。因为官职在那里摆着，寻找亲生儿子的事自然会有人不辞辛苦地奔忙。然而令父母惊异的是，劫后重逢的儿子却不愿与他们一起住在宽敞舒适的小楼里，以“上班太远”为由仍旧住在那间

低矮破旧的小平房里，不管母亲怎样苦苦哀求，朱联学仍不改初衷，除了每个星期天骑着单车横穿京城去看望一下父母外，那幢西洋结构的小楼里至今难见他的身影。父母曾为他安排过也许在当时是最好的工作，被他婉拒了；也曾在恢复高考后给他联系过一所无论考分是否过线都会被照顾录取的著名大学，他依旧婉拒……甚至连一位其父同样是高级领导、才貌俱佳睥睨众生的傲慢公主所射出的丘比特小花箭也被他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把折断，惹得这位伤心的小姐一气之下“亡情”国外。此时的朱联学，除了依旧手不释卷地通览群书外，似乎心静如水、恬然忘世，其所思所为令人费解。

第12节：博傻(12)

时光荏苒，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朱联学在一步步地实现着他越来越清晰可见的梦想。父母早就离休了，安然地享受着舒适平淡的离休生活。唯一令他们操心的就是独子朱联学的婚事。他甚至连一次像样一点的初恋也不曾经历过，似乎此生根本不想理会此事。家里曾给他介绍过几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女孩子，然而他甚至连见上一面都不肯——人近中年仍不成家，其个中缘由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直到刘雨新有意无意地淡入他苍白枯燥的个人生活，朱联学心中的情感小舟才开始悄然懵懂地扬起了风帆。

“北京国际绅士节”的策划一经立项，整个盖勒普公司便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忙乱状态。朱联学是个工作狂，只要是有项目，脑子便会一刻不停地思考，手脚更是不闲，不是四处奔波便是昼夜笔耕。他有一个特殊的思考习惯：就寝前洗脚时只洗一只，另一只悬在盆外，脑中便开始思索，直到把问题想明白才高高兴兴地洗另一只，然后就寝——“朱氏洗脚法”的残酷性在于，问题想不明白便不能上床睡觉，因为洗脚没有单洗一只的。日久天长，据说其左脚红润圆滑，而右脚却苍白枯瘦，盖因洗脚水冷热不一之故也。市井传闻，看官信疑自便。

就在“国际绅士节”紧张筹划之时，刘雨新出现了。

朱联学是在办公室里见到她的。初次见面，除了感觉到这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漂亮得有些令人眩目外，却也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刘雨新自称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在朱总朱老师的麾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说话的语调竟还像个少女般顽皮，只是在朱联学看来显得有些做作。他对这位不速之客没有多大兴趣：一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并无一用的“花瓶”他见得多了；二是“国际绅士节”正处在紧张招展的当口，每日里忙得他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哪儿有工夫听这么一个素不

相识而且也没什么关系的女人瞎侃？朱联学告诉她眼下正忙，顾不上招聘的事，请她过一段时间再来联系。

刘雨新听后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愣了，细白的牙齿咬住红润饱满的下唇，俊脸涨得通红，双手胡乱抻弄着小挎包的背带，一言不发地呆望着朱联学。朱联学看着这种情形心想，自己是否太唐突了？不管怎么说也应该给人家一个机会试试嘛！于是他随口问了一句："你过去干过什么？"

"我在'1·2·3'公司干过。"刘雨新回答。

朱联学听了一惊："什么？你在'1·2·3'干过？是付从之的'1·2·3点子创意有限公司'吗？"

"对，就是那儿！"刘雨新恢复了常态，语气镇定，面色从容地回答。

朱联学沉默片刻，脑中闪过付从之在讲台上旁征博引、谈笑自如的样子，心里有了些异样的感觉，他审视着刘雨新漂亮的脸蛋，问："你在'1·2·3'干什么？"

"负责客户联络。"刘雨新的回答干脆利落，语气中流露出几分自信甚至是自傲。

"为什么不干了？"朱联学追问道。

"付从之信誉太差。"刘雨新的话戛然而止，这种只有结论没有论据的话，最容易引起别人的兴趣，她在等着朱联学的继续追问。

朱联学的双眼始终在审视着刘雨新，他看见了一个从容镇定、善于把握谈话内容和节奏并且十分自信的女人。这与刚开始时那个略显做作只知奉承讨好的"花瓶"的倏忽换位，弄得朱联学难辨真假，不由自主地追问了一句："付从之怎么了？"

刘雨新笑了一下，无所谓地说："也没什么，老板嘛，大多这样，卸磨杀驴、兔死狗烹，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朱联学无语，心里却也猜了个八九分。他想了想，权衡了一下利弊得失，觉着像她这样在商界里跳来跳去的小角色也不会有什么来头

或是危险，而且她毕竟是一个现成可用的业务员。“绅士节”的招展工作进度缓慢，而她又恰是干过客户联络的。

朱联学把工资待遇和奖励提成的方法告诉刘雨新。刘雨新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又使朱联学有些迷惑不解。他原以为刘雨新怎么也会讨讨价或者开口要个什么位置的，因为跳槽的人大多会自恃有点身价而在新老板面前讨个高于原职的待遇或地位，否则跳槽干吗？而刘雨新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她从沙发里站起身向朱联学致谢，顺便要了几份“绅士节”的宣传材料便转身出门。朱联学注视着她苗条的身影被房门掩去，愣了一会儿，觉得这个女人真有点令人捉摸不透。

第13节：博傻(13)

刘雨新迅速表现出一个优秀业务员的全面素质。她接手工作后，招展业务异常顺利，不少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竞相参展。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四处游说，极少需要别人的帮助。

而更让朱联学放心并欣慰的是，尽管刘雨新成绩卓著，她却从未在任何场合中表现出丝毫自鸣得意目中无人的傲态，始终是笑意盈盈、悠缓随和的样子，公司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对她交口称赞。朱联学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觉得她真是个难得的人才。

刘雨新似乎很不愿意离开办公室，每天除了朱联学外，她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去。有一次朱联学偶然问起，这才知道她不是北京人。刘雨新说她是西北人，曾在北京广播学院上过四年大学，毕业后分回西北一家省级电视台任编导兼节目主持人。“干的是枯燥烦琐的活儿，周围全是些胸无大志庸俗无聊的人。”刘雨新嘲讽地笑道，“干了四五年，实在是无法忍受了，觉着这一生要是就这么打发了，真是不甘心！就辞职了……”

朱联学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由衷地说：“我佩服你！虽然我也是辞职下的海，但你毕竟是女的，我佩服你。”

“北京真是个好地方！”刘雨新显得有些痴迷，“文化，朝气，机会，梦想……我喜欢北京，所以来了。你看，”她指着窗外夕阳中一片金黄壮丽的都市景观深情地说，“如此博大，如此深厚，如此包容，如此美妙！你是北京人，你真幸运！”

朱联学看着刘雨新感慨万分的样子有些发愣，忽然间发觉这样放肆地盯着一个女人十分不妥，急忙他顾，同时干咳了两声，说：“好好干，努力！你也会幸运的。”

刘雨新把目光从窗外收回，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哎，朱总，你怎么还不成个家？”

朱联学真的愣住了，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张口结舌语无伦次：“没没没想过……没时间……嗯——这些年……也没觉着……没必要没没必要……”

刘雨新笑了，一双美丽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朱联学，少顷，起身道：“咱们去吃饭吧？都快七点了。”

那天夜里，朱联学很久没能入睡。

北京盛夏的热浪弥漫蒸腾在市区的每个角落，整个北京仿若一个架在炉上的巨大蒸笼，呆滞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

黄昏，烈日终于从大地上空滚蛋，空气渐渐活泼了一点，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倚杖前行一般地缓缓飘动，带走几分酷热和烦躁。朱联学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把刚刚写就的“绅士节”开幕式上的讲稿塞进衣兜，整理好办公桌，看看表，点上一支烟，双臂抱在胸前，身子靠在转椅里默然沉思。

“北京国际绅士节”定于明天开幕。今天一大早，公司的人马除了朱联学以外全部去了展览中心，只剩他一人独守空房遥控指挥。此时，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桌上的那部电话也不像上午那样几乎一刻不闲地响。前方无事，天下似乎太平，而朱联学的心里却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丝紧张不安。大幕将启，又是一个扬“腕”发财众人瞩目的项目将近尾声，而最后这一哆嗦却总是难熬的。千头万绪千辛万苦千方百计逐一搞定，成功已是在望，此时更需谨慎。

朱联学上午曾接过一个电话，是展览中心保卫部打来的，说公安局的人来过，找“绅士节”的主办者，听说负责人没在，便在展厅里转了一圈，临走时说让主办者到市局?菖处去一趟，却没说有什么事。朱联学听后纳闷：公安局找我干吗？这活动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难道有别的事？朱联学琢磨了一会儿，后来一忙就忘了。此时记起来，却早就过了下班时间。“等过了明天再说吧。”朱联学心里这样想着。

这时电话骤响，朱联学拿起，是刘雨新打来的，说展厅已基本布置好了，请他过来看看。朱联学放下电话，正想出门，电话又响了，

却是母亲打来的，告诉他今天是他的生日，问他能否回来吃饭。朱联学蓦然一惊：哦？三十八岁了！

他当然没有时间回去吃饭，这肯定令母亲十分失望。在他的印象中，除了“文革”前的那几年，即使是全家劫后团圆，他也再没有吃过生日蛋糕。生日？这对他似乎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从出生的那天起，随便哪一天都是同等重要的，毫无区别。

第14节：博傻(14)

他开着那辆崭新的白色“捷达”驶上三环。路上堵车，密如蜂群的钢铁洪流在夕阳下如蜗牛般缓慢蠕动，车笛起伏首尾相接延伸数里之遥，这种壮观的场面积年累月日日无休，使人在这座城市之巨大与拥挤的反差中唉声叹气。朱联学打开车内的音响，一边听着交通台的路况快讯，一边百无聊赖无可奈何地混迹在数不胜数争奇斗艳的“宝马良驹”中艰难前行。

“行路尚难，何况创业乎？”他想起一本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一时间颇有共鸣。

展览中心展厅内，中心保卫部的一个副主任正在四下寻找朱联学。他见到了刘雨新，说公安局的人来了，正在保卫部办公室里坐等，让刘雨新尽快找到朱总并叫他马上过来一趟。刘雨新被那人急赤白脸的样子吓了一跳，但似乎马上便明白了怎么回事，急忙走到展厅外拿出手机拨号。

“怎么回事，从之？”她压低声音问。

“什么怎么回事？”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沉厚但略显疲倦的声音。

“我是说公安局的人来了，找朱联学。”

电话另一端沉默片刻，说：“我安排的。你别害怕，没你的事。”

“可你当初不是跟我这么说的！”刘雨新的语气有些急，“你说用新闻毁他，给他曝光，没说公安局……”

“行啦行啦！用什么办法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电话里男人的语气不耐烦了，“你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就当什么也不知道……”

“付从之，你可真够黑的！”

“刘雨新，你也真够多情的……”

刘雨新挂断电话，伫立在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晕中神情呆滞地默然良久，摇摇头，回身，正欲举步，忽然看见一辆白色的“捷达”在展厅

门口戛然止步，车内闪出一个西装笔挺、容光焕发的男人。刘雨新一愣：这朱总怎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朱联学的车被堵在三环路上寸步难行。如此空耗着时间令人心烦意乱，他把目光从前方水泄不通嘈杂不安的车流中收回，投向路边骑着单车轻快飞驶的人群，偶然间瞥见路旁的一间美容美发厅——馨蔻发型理容中心，心里瞬时一动，想起了刘雨新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话："朱总啊！您这衬衫也该洗洗了吧？您瞧这都什么颜色了？还有您这副尊容，胡子拉茬头发跟鸡窝似的！好歹您也是咱盖勒普的掌柜呀！这让人家客户见了，多有损咱公司的形象啊！"

"最近太忙……"朱联学脸涨得通红，简直是无地自容。

"那我帮您洗吧！"雨新爽快地说。

"哎不用，不用，千万不用！"朱联学双手急摆，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就好像雨新要扒他的衣衫，"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自己会洗、会洗……"

朱联学自小便不是一个喜欢装扮的人，甚至是最简单的装扮在他眼中也是毫无意义并且浪费时间的。他已有三四年没买过任何衣服了，袜子和内衣内裤上的洞穴比比皆是，而且个顶个的大。头发是从寸头直至背头，然后一次清理干净，从头再蓄，故而一年中大约最多只去两三趟理发店。胡子倒还时常照顾一下，最近一忙，也忘了。此刻他看见路旁的那间馨蔻发型理容中心，心想明天还得参加开幕式的剪彩，是得整理一下自己，否则大庭广众之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岂不让人耻笑？再说车被堵在这该死的三环上，一时半会儿怕也动弹不了，不如趁这会儿拾掇拾掇。想到这儿他便拐出了行车道，把车在路边停稳，走进馨蔻发型理容中心将头脸收拾了一番。

出了馨蔻发型理容中心，隔街不远处是一家新开业的商场，朱联学想着干脆彻底"装修"一番，便去商场买了身名牌的西服和衬衫，在试衣间里一试，蛮合身，便也不再去脱，笑模笑样地出了商场，顺手

将脏衣旧衫扔进了街边的垃圾桶，颇有一种改朝换代、旧貌变新颜的感觉。

朱联学走进街边的一家小饭馆，要了盘蛋炒饭和三鲜汤，并且犹豫着是否要瓶啤酒。他现在心情蛮好，也许是因为全身上下簇然一新的缘故，他竟然觉得如此这般上等人的装扮在这种街边小店里吃饭有种微服私访的感觉。他没有要啤酒，因为他还要驾车，不敢疏忽自己的性命。他吃得很小心，生怕油星饭粒弄脏了自己的衣服，一边吃一边遐想着明日开幕式的盛况：人潮汹涌，群情激昂；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齐刷刷对准展厅前的一条红绸带，绸带后站着西装革履容光焕发的朱联学，他的左侧应该是一位著名的国际影星，那是朱联学托关系花高价请来的，目的无非是为这次活动壮壮门面、添个彩儿。“也不知道银幕外面是不是真的国色天香。”他曾听刘雨新说不少女演员其实模样挺一般的，都是化妆师给打扮成美女的，对此他深信不疑——因为他曾眼见一个已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仍在银幕上扮演着少女少妇，这不是化妆的诡计又是什么？

第15节：博傻(15)

“但愿我请的这位货真价实，别闹一老模喀嚓眼的立我旁边还不够恶心呢！”想到这里他暗自发笑，因为他右侧应该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曾担任过一些重要的闲职，“老朽新枝，没准倒能跟那什么影星配上一对呢！”朱联学此刻心情极佳，对明天的一切都充满信心，因为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毫无纰漏顺顺当当，赚钱是肯定的，三千多万的参展费展位费宣传费及预售门票款已全部入账，除去开销，赚他个几百万是不成问题的！只是晚报上的广告还需再落实一下，拿不下整版只好将就那几个半版吧！否则这么多参展厂家不答应，合同里可是白纸黑字写着呢：本次活动的宣传工作由乙方负责，参展企业应按比例交纳一定数额的广告宣传费……有的厂家不愿交，说是乱收费，朱联学苦口婆心唾液横飞慷慨陈词不依不饶，最后还是逼着人家交了。

这几天，京城的大小媒介已把“绅士节”炒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京城仿佛一夜之间成了“绅士城”，大街小巷、胡同旮旯四处奔涌着相约“绅士节”的少男少女。如此新鲜花哨的场面谁不想去开开眼界？什么“女秘书沙龙”，什么“国际影星剪彩”，什么“私人俱乐部”，什么“世界名牌汇展”……朱联学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为“绅士节”推陈出新，什么新鲜什么刺激便招呼什么。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招揽那些自命不凡的所谓“白领”们，朱联学特意在会场内设置了一个“女秘书沙龙”。他从一所私人文秘学院找来十几位妙龄少女在现场应聘，这当然帮了校方的大忙，不仅能解决毕业生分配的难题，还等于免费做了回广告。校方忙不迭地答应一定选派最好最优秀的学生届时参加，并且将现场演示基本技能用的十台计算机一并送来。其实朱联学才不关心别人什么应聘啊分配啊之类的事情，他真正关心的是这十几个争奇斗艳的小“花瓶”摆在会场里，能否令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们怦然心动，然后掏出银子去购买那昂贵的入场券。

这还不够，他又设计将在京的使馆和外企的“老外”们糊弄来蒙蒙事。当然，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是除外的，因为他发现那些清高孤傲的雅皮士们只喜欢跟那些头发眼睛鼻子哪哪儿都和自个儿不一样的“异类”们打交道。要想拉来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参展，拽上几个国际友人装点门面恐怕才能引出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些企业似乎对赚取本国货币兴趣不大。由此他又进一步通过关系“盘活”了几位已退下来的大人物，答应届时微服私访“参观参观”。朱联学清楚，这可是关键的一招，是枚“重磅炸弹”。在举国上下“严打经济犯罪”的怒吼声中，不管是孤苦伶仃的乡镇企业私营老板，还是那些两眼一抹黑的港商外企，抑或是膀大腰圆霸气十足的国企官商，哪一个不巴望着能将一张领导人亲临展台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雪白的墙壁上神秘兮兮地供人遐想猜测？有了这种机会，朱联学何愁没人参展。朱联学自认摸透了这个年月中各种企业的心态，也大致号准了这个城市各个阶层的脉搏。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清楚他们想干什么。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策划人，是一个靠智慧和灵感闯天下的第三百六十一行里的状元。

朱联学把最后一口炒饭和最后几滴三鲜汤咽进肚里，油嘴滑舌通体舒畅地出了饭馆，在夕阳的余晕中悠闲漫步。他走到车前，忽然又想再走一会儿，便沿着便道继续漫步。他看见三环路已经顺畅，飞驰的车辆欢快地在他眼前穿梭往来；街边的饭馆将桌椅摆在便道上，三五成群的食客守着一捆捆的啤酒就着几样小菜眉飞色舞地神侃胡吹；两个长发披肩手臂互挽的女孩交头接耳唧唧喳喳地擦肩而过，“我这叫一个看不起他嘿！还大学毕业呢……”朱联学听见其中的一个女孩鄙夷不屑地说，话音倏忽远去引得他回头一看，恰有一对恋人脚步匆忙从他身边掠过，“哎呀你救火啊还是投胎啊慢点走晚几分钟没事……”他听见那女的在小声喊，脚下捣蒜似的忙乱不堪。

第16节：博傻(16)

朱联学猜想他们可能是赶着去看电影，听刘雨新说最近有个什么片子正在京城火爆，她甚至想拉上朱联学一起去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朱联学从不看电影电视，所有的艺术消遣他只认文字和绘画，其他一律不屑。可最近他的这种观念有了一些小小的转变，那是在刘雨新与他进行了一番艺术论战后发生的。其实电影这玩艺儿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朱联学忽然发现在与刘雨新的交谈中他时常会有一种想说服她让她接受自己观点的欲望，而结果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两人互相说服。刘雨新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和欣赏眼光，她似乎完全可以当一个蛮称职蛮有水平的艺术评论家。

一想到刘雨新，朱联学的心中便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或是惶恐。对女人的这种感觉他从未有过，一旦有了，便魂不守舍、诚惶诚恐。这一切都源自于那一晚突兀而至莫名其妙的激情迸发、神魂颠倒。

后来我们曾想让朱联学对那一晚的起因演变来龙去脉作一个清清楚楚的交待，但结果令人失望。因为如果他当时尚能保持清醒的话恐怕也不会失了身。那一次对当时年近四十的朱联学来说，还是“小伙子上轿”头一遭。

其实以朱联学的性情是不该有这么一段故事的，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自我约束的能力也很强，近四十的人了，之所以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盖因如此。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他似乎在女人面前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排斥心理，这与他小时候的遭遇有关，没爹没妈的流浪儿一见着娇嫩柔艳的小姑娘，除了被爱搭不理的矜持和傲气驱赶得抱头鼠窜之外恐怕别无选择。当他青春期的躁动与渴望刚刚“才露尖尖角”，迎面而来的便是无数的白眼和辱骂。他基本上没有朋友，更没有女朋友。少年时期飘泊动荡的生活已经使他习惯于在内心深处把自己与这个社会隔离开来。

不错，他是一个策划人，这个职业需要用口才和微笑去打动别人说服别人，但在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表象后面，隐藏着的仍是一颗不冷不热难以深入的心灵。在他那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圈子里几乎都是他的客户或是合作者，换句话说，他几乎没有生活中的朋友。他的私人生活看上去似乎有点神秘，其实是极其枯燥乏味的。除了读书，他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闲暇时间，他基本上是闭门在家，独自守着那些永远也不会厌烦的书籍反复捧读。如此这般的生活他早已习惯并且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除了工作以外，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扰乱他这种与世隔绝的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女人离他很远，那是一种在少年时代便拉开的距离。成年以后，特别是成名发财以后，面对不少女人妩媚的笑脸和娇甜的嗲气，这种距离非但没有缩短，反而又增加了一层对世俗的种种企图的戒备。他不相信女人，特别不相信那些与他年龄相差较大的漂亮女人，他认为她们的微笑是心怀鬼胎图谋不轨的信号，如果他朱联学仍旧是个四处流浪衣衫褴褛臭气熏天的乞丐，“哼！微笑？她们会连看你一眼都觉着累！”

但是刘雨新，令他刮目相看。

她当然很优秀，头脑敏捷思路清晰，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温柔可人。三十多岁与朱联学年纪相仿，相互间似乎颇有些共同语言——虽然他们也争论，但这种争论可以反映出他们对某些事物有着共同的关心。他们共同嘲笑所谓“点子交易大会”的闹剧，他们一起探讨中国的策划业将走向何方——是升华为“智慧的产业”，还是沦落为“寄人篱下的门客”？是人文科学与灵感火花相恋的圣堂，还是江湖骗术与“天桥把式”狼狈为奸的地狱？

朱联学写于一年前并曾轰动一时的实战专著《策划人生》被刘雨新认真道出了几处不同意见。那可是朱联学真正的得意之作！为了这本书，他几乎整整一年没有接受任何业务委托，终日伏案笔耕乃至废寝忘食。书中记录了几年来他亲手策划的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例，每一个案例都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和评论。他不讳言失败，反而现身说法从

中感悟出许多东西。书稿被一家著名的出版社以高价购买并且迅即出版，一上市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界好评如潮，特别是在策划圈中，几乎被当成了教科书，“策划”一词就像红茶菌呼拉圈一般顿成时髦。可是现在，一个他手下的“学生”竟然对他书中的某些理论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且条理清晰论证严谨，这当然令他惊讶。

第17节：博傻(17)

“这个女人，如果她不是女人，岂不可怕？”朱联学在部分地接受了刘雨新的观点后首先想到了这些。他对男人的嫉妒要远超过对女人的嫉妒，恰如他对女人的戒备要远超过对男人的戒备。他开始注意并渐渐欣赏刘雨新，而刘雨新呢？却又时常体现出女人特有的细腻和温柔，一会儿劝他该理发啦，一会儿要他换衬衫啦，一会儿要帮忙洗衣服啦，一会儿又嚷嚷去看电影啦……这岂不令朱联学防不胜防？她若仅是个“花瓶”或外人也罢，偏又是个“才女”，而且朝夕相处。想那朱联学毕竟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更不是同性恋。尽管他怀疑大多数女人，但还没有演变为仇视。如此鲜活可人的一个尤物时不常地把他关怀一下，谅他也不会不心动些许——朱联学鬼使神差莫名其妙地开始觉着自己老了。

不知不觉之中，刘雨新已经来公司快三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虽然也跟公司里的其他同事一样朝夕相处说话办事，但朱联学心里却一直潜伏着某种令他惶恐不安的念头，总希望能和雨新单独在一起。这种机会并不难寻，因为雨新总是走得很晚，一到下班时间总是有几件不大不小可急可缓的事在手头要处理。待到公司里的人都走光了，她的事也处理完了，于是朱联学便也没事了，俩人便隔着总经理办公室敞开着的门一里一外，一边伏案胡乱写着什么，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

这种情况下，朱联学写在稿纸上的通常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之类的闲诗雅词，有时也笔随口说写些“大仲马”、“托尔斯泰”、“鲁迅”、“地板砖”、“市场法则”、“中国骗王大奖赛”、“山大侃山系策划专业”之类的胡言乱语。此时，门外的刘雨新总是显得很兴奋，经常抢过朱联学的话头滔滔不绝地议论一番，有时索性冲入门内一屁股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里和他面对面地神聊。俩人谁都不累，谁都不服谁，谁都不想罢休，所以

就都不走，经常是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才休战。后来朱联学得了胃病，想来想去觉得定是与此有关。至于愈演愈烈的神经衰弱，他断定也是由于整夜整夜的胡思乱想所致——说话就奔四十的人了，他竟忽然发觉自己有点多愁善感！

朱联学并不了解刘雨新——她的性格，她的喜好，她的过去，她的打算……也许他在这方面太过混沌，也许他根本没有时间——故事发生得太过突然，他只有忙于招架的份儿了。

这天傍晚，照例是下班后从艺术到公共厕所的一系列讨论，俩人照例饿了，往常这时候，便是他们休战分手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之时。可今天不同，刘雨新告诉朱联学，今天是她生日。她提议一起去吃晚饭。朱联学当然不能回绝，而且去了一家颇有名气的餐厅，并坚持由他请客。

他们喝了酒，喝的是一种洋酒，是刘雨新点的。她说她喜欢这种酒的颜色，而朱联学则难以忍受其味道。但他们都很愉快，脸上浮着笑容，嘴上泛着油光，眼中透着温馨。刘雨新说这是她来北京三年中过的第一个生日；朱联学说再过几天是他的生日，“你比我的生日早几天。”刘雨新说自己三十三岁啦半老徐娘啦！朱联学说我也快四十啦半截入土啦！俩人开心地笑开心地吃开心地闪躲对方含情的目光——朱联学体内的洋酒催发了他洋腔洋调的纯情。他像一个真正的少男一样在刘雨新的目光中害羞了、感动了……

此后发生的一连串的情节在朱联学的记忆中混乱交杂模糊不清，身为作者我们当然有义务并且也十分有兴趣将朱联学与刘雨新短暂懵懂的爱情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整理清楚以飨读者。可由于时间已过去了很多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朱联学实在是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也难以追忆，任我们怎样逼迫怎样诱导终是无济于事。我们只好放弃对他的纠缠转而去寻找久无音讯的刘雨新，尽管我们知道以这样一个问题去采访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曾受到过伤害的女士不太礼貌而且极有可能会一无所得，但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我们仍感义不容辞。

第18节：博傻(18)

“可惜！可叹！刘雨新音信皆无，渺无踪影……”本书作者赵强、王俊凭借自己资深媒体记者的身份和多年铺就的战无不胜的关系网四处奔忙了许多时日后颓丧地说。时过境迁，茫茫人海中刘雨新身在何方?

当然自那一夜的男欢女爱之后，朱联学和刘雨新仍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会一一发生，并且进而改变两个人的一生，但失去了其中最富激情也是最精彩一幕的细节多少令人感到有些遗憾。我们从手头掌握的残缺不全的材料中得知，那天，在温馨浪漫的音乐声中，在西洋美酒的调情下，一个中年男子被老眼昏花却又死活不肯配副老花镜的丘比特一箭穿心；而他所面对的这个美丽的女人在其如狼似虎的年龄段中若想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情欲却也需要点超人的毅力——如果考验她这种毅力的又恰是一位单身的老板，不仅作风正派为人爽直而且才华出众财力雄厚，那么她的阵地一触即溃当然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唯一可以令道德专家指责的可能是刘雨新略显主动了一些。这似乎有悖于祖宗留下的浩瀚严明的陈规琐矩——一般的游戏规则中，主动与被动是贴着性别标签属于受“世俗专利法”保护的。但在这对男女之间我们似乎可以宽容一些，因为若要男方主动，以其性格和其内心深处的某些障碍，怕是只能开花难以结果的。更何况对于床第间的基本知识的掌握他们之间也有差距。不过这方面的事只要开了张就好办一些了，一回生二回熟，一晚上不歇气地加班加点，过去耽误的好时光一夜春宵也就全补回来了。

那是一次真正激情迸发的男欢女爱，俩人都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朱联学认为这肯定是真正的爱情，而且准备此生不渝，他甚至曾在某个瞬间迸发过结婚的念头——虽然只是一闪而过，并且令他感到颇为可笑。

他同时肯定刘雨新也是爱他的。

朱联学身上穿着新买的衣服肚里盛着刚吃的饭菜在街头悠闲漫步。他觉着自己的现在分外充实，自己的前程阳光明媚。他有了响亮的“策划大师”的名分，有了令人艳羡的地位和财富，有了渊博的贴着朱氏商标的理论知识，还有了一位红颜知己兼心爱之人。他一方面觉得挺满足，另一方面更加渴望干几桩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的大项目。“绅士节”如今已是水到渠成不必再劳神的事了，下一步，他准备搞一个更大更有影响的项目，甚至搞出国门走向世界也未可知呢！

他看看表，转回身向汽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哼起了歌。

他不是个喜欢唱歌跳舞的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所以他肯定唱不好。但这无关紧要，他又不是唱给别人听的，至于走不走调对他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首歌的歌词与他此时的心情恰好合拍。他哼的是一首老歌，歌名叫《明天会更好》，曲调忽高忽低，大概是因为原唱有男有女。他一边哼着歌一边和着乱七八糟的节拍迈动双腿，脚下铿锵有力节奏混乱，故而引来几个街边闲人的关注，他们一直目送着他开了车门打着了火驾车远去，才急切地交头接耳神情严肃地探讨：“这年头啊！精神病愣敢开车……”“我说老有人被撞死呢……”

朱联学是在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带进展览中心保卫部的。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散坐在沙发和办公桌后面的几个便衣警察，发现他们个个神态威严甚至是气势汹汹，几道冰冷的充满审视与怀疑的目光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他，使他心里一下子就毛了。

“朱联学吗？”有人问。

“是。”他站在门口有点迟疑。

“盖勒普公司的经理？”那人又问。

“是。”朱联学点点头。

“我们是市局?菖处的。”发问的那人从办公桌后站起身，高大但削瘦，足有一米九多的个子，起身后站在那里像一根廊柱。

“噢……”朱联学看着他，诚心诚意地想笑一下，但没成功，脸上表情僵硬。

“你们那个什么‘绅士节’，怎么回事？”

“啊？什么……什么怎么回事？”朱联学被那簇冰冷威煞的目光逼得心寒，左顾右盼地四处闪躲，可整个屋内的目光概莫如此。他心里更毛了，糊里糊涂地不知如何是好，“我……我们公司……他们……你们……你们想……想了解什么……我我我……”

第19节：博傻(19)

“我们想知道是谁批准你搞这个活动的？”这时坐在沙发里的一个中年人开口道，“这个活动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同意？”

“有关……部门？”朱联学彻底糊涂了，他觉得该办的手续都办了，好像没落下什么，“还有什么有关部门呀？我我我真的不清楚，真的！”

屋内的人不再做声，几道令人胆颤的目光齐刷刷逼视着他，这场面就像一个严厉的家长正在耐心地等待说谎的孩子道出实情，否则，接下去的一定是毫不手软的“教训”。

静默的场面维持了几十秒钟，“家长”似乎不耐烦了。坐在沙发里的中年人站起身，向朱联学宣布：“你们这个什么‘绅士节’必须立刻停办，你本人，明天去趟市局……”

“什么！停办？”屋内所有的人都被吓了一跳，因为这石破天惊的暴吼实在突如其来。朱联学瞪着双眼五官变形，疾步走上前抓住那个中年人的胳膊难以置信地喊道：“凭什么？凭什么要停办？我们什么地方……”

“朱联学你老实点！”中年人用力挣开朱联学的拉扯向他厉声警告，这时那个高大枯瘦的警察一个箭步抢到他身后，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往后一顺，险些将他拉一跟头。朱联学顾不上计较，脚跟还没站稳便又往前冲，一边还喊着“凭什么……”这回可没人客气了，那个高大枯瘦的汉子从后腰摸出一副手铐，极其熟练地“喀嚓”一声，便把朱联学给制住了。

“你闹什么！啊？找不痛快是吧？”中年警察瞪圆了眼珠道，“叫你停办就必须停办！想知道凭什么明天去市局……”

“我犯什么法啦！”朱联学的一只手被铐子铐住，铐子的另一头在那个高个汉子的手里紧攥着，可他依旧大喊大叫，脸色通红，气喘吁吁。

“让他坐下。”中年人示意道，高个儿警察把朱联学推进沙发，然后给他打开手铐。那个中年人也随之坐下，点上一支烟尽量放缓语气道：“你没犯法，只是违反了举办大型活动的有关规定。”中年人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举办某些大型活动的管理办法告诉朱联学，“……你以为搞个活动那么简单啊？公共治安、交通秩序、首长保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负责啊？出了麻烦你担着？……”

“我真的不知道！而且过去我们办活动……”

“过去是我们不知道，知道也一样得让你停办。况且，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吧？”

“这回这活动牵扯面太大……”

“所以更得停办！”

“光是外商就三四十家……”

“三四百家也没辙——规矩是死的。”

“影响……”

“万一出了事影响更大更坏！”

“老兄你不能不考虑我们公司的后果。那么多厂家都已入场，那么多门票也都卖了，而且还有新闻界……噢对了，还有中央首长……”

“你说得越玄乎，这活动就越得停办！”

“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好歹熬他个平平安安……”

“我们上午就来过，并且留下话让你尽快找我们一趟，可你没找。对吧？这会儿着急啦？”

“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赚钱！”

“……”

朱联学一时语塞，愁眉苦脸地望着对方欲言又止。他下意识地按着手指的关节，双腿轻轻地颤抖，心中惶乱如麻不知所措。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危机正压顶而来令他难以招架——而他此时脑中却一片空白。

“就这样吧！”中年警察站起身抬腕看表，然后对坐在桌后的包括那个高个汉子在内的几个警察说，“小罗，你们几个今儿就辛苦辛苦守在这儿，万一有什么事就打电话，今晚我值班。”说完拔腿而去。

这时保卫部的门外已聚集了一些参展厂家的代表，一个个好奇地伸着脑袋往里窥视。那个中年警察出门后立刻被他们围了起来，七嘴八舌急不可待地追问。中年警察应付了几句拨拉开人群径自走了，留下这些惊讶万分的人们难以置信地面面相觑。少顷，有人飞也似的离群而去奔向展厅门口处的公用电话，于是人群像炸了窝似的一哄而散。

第20节：博傻(20)

朱联学呆呆地坐在沙发里失魂落魄地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他的大脑依旧停滞，也可以说是转得飞快，因为一个一个的念头一件一件的事情交替闪现却又倏忽隐没，极不连贯而且如过电一般麻木机械。没有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激活他大脑深层的细胞从而产生有序思维，更谈不上什么综合、分析、判断、推理等等一系列过程。在如此这般的呆坐中时间飞逝，一眨眼的工夫，几个小时便过去了。

如果不是门口的一阵骚动叫喊把他惊醒，很难说他会不会如此呆坐整整一夜。保卫部门口不知何时又聚了一群人。

他们似乎想进去，因而与挡在门口处的保安人员发生了争吵。有人在喊："叫朱联学出来！怎么回事？说停办就停办……""甭推我，甭推我，我又不是杀人放火抢银行，我就是找朱联学……""我费多大劲整的货啊，刚归置齐了，怎么又停办呢……""停办？没门！哥儿们我得跟朱联学好好算笔账，劳我多大神，费我多大劲，他得赔偿损失……""嘿，甭挤甭挤又没化脓瞎挤什么……"

朱联学一脸迷惑地抬起头，从紧闭着的门上的小玻璃框向外望去，发现门外人影憧憧乱哄哄一片。他侧耳倾听，这才明白是冲他来的。他站起身向门口走去，却被一个警察拦住。

"你要不想惹麻烦就别出去。"那人好心劝道。

朱联学想了想，复又回到沙发里坐下，对那人说："麻烦您，能不能帮忙去叫个人来？"

几分钟后，刘雨新走进屋内，她看见垂头丧气的朱联学，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眼中充满了惶恐不安。

俩人没怎么说话，就这么面对面地傻坐着。又过了许久，朱联学忽然一惊，脸上表情瞬间变幻，他犹豫了一会儿，牙咬着下唇双眉紧皱似乎难以定夺，终于，他还是站起身向办公桌走去。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号。

“爸，我是联学，这么晚了，打扰您休息了。”他尽量控制自己的语调使之平缓从容，“有件事得请您帮个忙……”他把经过告诉父亲，“我真是没这方面的经验……您不是跟市里主管政法的领导挺熟吗？……我的意思是您打个招呼通融一下……是是，我一定会接受教训……我已经跟他们交待得非常清楚了，可他们一定要停办……这绝不是非法的活动……您帮帮忙不行吗……”

朱联学慢慢放下电话，慢慢转身，慢慢地坐回沙发里，脸上慢慢浮上一丝苦笑，然后慢慢地对一脸期望的刘雨新说：“保持晚节……不徇私情……”他慢慢地摇头，笑得更苦，“我从小到大没求过他……我是众叛亲离……”他的眼角渗出一滴液体，晶莹剔透欲落不落。

刘雨新握住他的手，轻轻摩挲着，眼中闪着泪花，面色苍白，充满怜爱。

对于她这样一个女人，我们很难判断她此刻真实的情感和心理活动。作者之一赵强认为，刘雨新很有可能在这一瞬间动了真情，至少较之于付从之来说，朱联学此刻对于她可能更真实一些；而另一位作者王俊则认为，刘雨新的心中肯定正经受着魔鬼与天使的两难煎熬。如果朱联学再多付出点爱与真情，刘雨新也许就会成为天使，因为刘雨新毕竟是个女人。但生活不存在“如果”两字，朱联学的麻木与自命清高，使刘雨新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另一条道路。有人曾不止一次地追问过朱联学：你是否认为那时刘雨新是爱你的呢？你是否认为她的眼泪是真实的呢？你为什么不带着她一起走？

回答是沉默，是眺向窗外的迷乱的目光。

夜深了，四周完全安静了。朱联学躺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活动停办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赔款工作必定十分棘手，肯定会有人趁火打劫狮子大开口的。他简单地算了算，至少得赔几百万！这个数目虽然并不至于让“盖勒普”完蛋，但至少是元气大伤，因为先前的“国际广告艺术博览会”他已经赔了几十万了，这次再

赔，怎么着也得伤筋动骨。更重要的是，名声彻底毁了！没了名声，对于一位靠策划吃饭的人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他在这个行业中千辛万苦奋斗拼杀而得来的一切都将被毁掉。

第21节：博傻(21)

他在巨大的惶恐和深深的绝望中也曾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有人在我背后捣了什么鬼？但眼前的困境容不得他多想，更重要的是：怎么办？

凌晨，天色已微明。朱联学轻轻起身，在屋内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拿起电话，轻轻拨号，对着话筒压低嗓音道："请呼3893，请她尽快赶到公司，有急事！"

他放下电话，蹑手蹑脚地摸向屋门。轻启，轻合，然后转身迅速消失在黎明的晨雾中。

盖勒普公司的门口，睡眼矇眬一脸倦容的会计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朱联学。朱联学问她里面有多少现金，回答是前两天刚给几个业务员提了奖金分成，这两天忙……朱联学霎时间觉得天旋地转几乎站立不住。他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几乎破灭了。没有钱——而且是足够的钱，他将如何面对这天塌地陷一般的新的一天？他颓丧地打发走莫名其妙的会计，脚步沉重地上楼，瘫软在大班台后的转椅中，脑中空荡荡、心里沉甸甸。此时窗外的天色已大亮，这个世界渐渐苏醒并开始忙碌起来，汽车的笛声和小贩叫卖早点的喊声透过窗户隐约传来。朱联学独坐在转椅中，努力将大脑运转起来。他整夜未眠但此刻毫无倦意，电光石火般发生的种种变故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是坐以待毙还是另寻出路？他仔细地在大脑中搜寻各种能够帮他摆脱困境的线索。蓦地，他的身子猛然挺直，双手撑住椅子的扶手一下站了起来——张桦！他想到了这个自己曾经的同事和哥们儿。此刻，恐怕只有他才有足够的理由和可能帮自己一把。他打开保险柜，取出支票簿、财务章和人名章，饱蘸印泥盖好，连同支票上的存根一起撕下，顾不上锁好保险柜，也来不及向他这间豪华的办公室投去最后的一瞥，便转身匆匆离去。

此时，朝阳正从城市东方的楼群广厦间冉冉升起，天空湛蓝，微风徐徐，上班的人们乘着各种交通工具出现在街头。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而清晨，又是这最好的季节中最好的时刻……

几个小时后，朱联学如愿以偿揣着张桦为他串出的五万块钱登上了飞往海口的班机。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再没有回过北京。他消失了，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消失在浩渺的天地间，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一如他几年前的崛起，瞬间发生，令人不可思议。

公安局的通缉令仍然有效。因案犯一直没有抓获，故而盖勒普公司的账号一直被封冻着，“北京国际绅士节”的撤展退款工作也因此久拖未决。

在通缉令上，朱联学被冠以“诈骗犯”的头衔，但却没有写明诈骗数额。据说，他曾在当年公安局的抓捕名单上名列前茅。

据我们所知，如果他当初不跑，本也没什么大事；他一跑，倒麻烦了。

又据我们所知，如果他后来不回北京，本也就无事了；他一回来，引出的麻烦更大了！这是后话。

这是一个无比辉煌壮丽的时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平步青云跃上顶峰的时代。她属于真正的具有自信、勇气和智慧的强者，她属于真正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不屈不挠的斗士——这个时代多情而又冷酷，慷慨而又吝啬，美丽而又丑恶，富有而又清贫。她是如此富有魅力令人着迷，如此变幻莫测令人难以捉摸，如此跌宕起伏令人在大悲大喜中忘乎所以……朱联学以年近四十的风雨沧桑，在经历了这番痛苦的煎熬后，在三亚的海滩上才算号准了她的脉搏，于是才有了他日后的重新崛起。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朱联学是注定要失败的。首先，他缺乏临危不乱的镇定和化险为夷的机敏。在危机降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迎接挑战并战而胜之，而是瞬间崩溃继而亡命天涯，他选择了

一条极其愚蠢也是极其危险的道路。其次，他几乎不具备处理危机公关的基本常识和谋略。

赵强和王俊认为，在最初接到预警信号的时候，他就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立即着手加以分析、判断，然后迅速采取各种补救的措施。然而他没有这样去做，他根本就没当回事，仍旧沉醉在大业将成的幻想中，从而浪费了也许是最关键最宝贵的十几个小时——要知道，这十几个小时足以帮助他完成一次精彩的危机公关。很可惜，以他这会儿的修炼，并不知道什么叫回旋术，什么是突破术，至于起死术中的生死机关则更不得要领了。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绝地求生的本领，也就更不会化腐朽为神奇了。他白白浪费掉了有可能创造奇迹的十几个小时。

第22节：博傻(22)

在危机降临后，朱联学除了发愣、暴怒、哀求继而逃跑外，竟然没有想过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公关手段——比如寻求他十分熟络的新闻界的帮助，或利用参展厂商的不满和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进行斡旋并最终渡过危机。这说明，朱联学尚不具备一个优秀的策划人所应具备的诸如暗度陈仓、金蝉脱壳等反败为胜的妙手奇招。作为中国第一代的策划人，他与他的一些同道们尚停留在于顺境中“出点子”、“卖主意”之类的较低的策划水平上。也许，他过去的学生、现在已转投到付从之门下的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才子杨建平，此时倒可以给他上一课了。

永定门外皮裤衩胡同三号，既是北京1·2·3点子创意有限公司的办公处所，也是老板付从之的宅第。坐北朝南的正房和西厢房是办公室，东厢房是付从之和他的老婆刘惠琴、女儿付晖还有他年近七旬的老母的家。这座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是两年前被付从之买下的。原先的主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去了国外，临走时扶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很是痛哭了一阵，边哭边抽噎着喃喃低语。付从之听了几耳朵，大意是责骂自己把祖宗的家产都卖光了，心里愧对列祖列宗。付从之看着他在那儿哭天抹泪，却也不好去劝什么，只能靠在门框上愣愣地望着他，心想你既然这么悲痛欲绝却为什么又要上赶着出国？这洋鬼子哪儿他妈赶得上你祖宗值得你伺候？这么好一院子才百十万块钱就卖了，也亏是落到了我手里，万一搁一斗字不识一筐的暴发户买去，不定糟践成啥样呢！

付从之是有资格入住这座古色古香的小院的，因为他是一个有名气有学问并且懂得怎么在这种老北京闲雅清幽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他今年整四十岁，黝黑的皮肤和粗壮的体格与他四年前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相称——那时他在离这座小院不远的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做买空卖空的生意，凭着胜人一筹的神机妙算和吃苦耐劳的勤勤恳恳，他

成了改革开放后最先富起来的那一小撮人中的一员。前年他配了副金丝边眼镜，如今架在鼻梁子上，使他总体上多了几分书卷气。其实他眼睛蛮好，回回测视力都是1.5的满分。所以镜片自然也是平光的。他戴眼镜，纯粹是为了改善一下五大三粗的外部形象，用他的话说就是：学问都搁这玻璃片里呢！

他是当年在北京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唯一能与朱联学比肩齐名的策划人。朱联学当年号称“策划大师”，因为他出过国内的第一本理论专著；而付从之则扬名“商场发动机”，因为他所接手的业务，大多是新产品或是不知哪儿出了什么毛病的滞销品，有了他的策划，产品的畅销似乎便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与朱联学不同的是，付从之有一纸北京广播学院广告专业函授大专的文凭，说起来跟赵强还是校友呢！这纸文凭当真是来之不易。要知道，付从之是一边做买卖一边在读书，这对人的毅力的确是个考验。三年函授，每个星期天他都要骑三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往位于通州边缘的北京广播学院去听面授，然后再伴着月色赶回家。三年的盛夏寒冬，他始终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所以，才有了他毕业后毅然自信的改行，才有了他在策划业如花似锦的今天。

与朱联学不同的是，付从之的身世对外界一直是个谜，这么多年来他对此总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对我们这样的好朋友，他也始终不肯透露半句。这就给我们的写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而也就更加激起了我们窥探其隐私的兴趣。几年中我们一直小心谨慎地收集一些蛛丝马迹，认真加以分析，以求揭开冰山的一角。从我们搜寻到的一些只言片语中可以大略得知：在付从之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便离婚了，他是跟着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主妇一起相依为命生活成长的，并且在上学后随了母姓。他的父亲是谁？我们猜想他肯定知道。据我们所知，他的父亲后来再次结婚，入赘一户高干之家，并且在日后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只是，付从之和他的母亲都没有再见过他。

第23节：博傻(23)

有关付从之身世的最令人拍案惊奇目瞪口呆的发现是由赵强告诉王俊的。很多年前——当时朱联学（他在海南改名为亢河）还没有返回北京实施他那可怕的报复计划——付从之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参加一次新闻发布会，他是这家江西著名的酒厂在北方市场的策划总顾问。江西的这家企业通过关系请到了几位已退休的省部级领导同志参加。当时，赵强以销售代理商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当他由付从之陪着说说笑笑地走进江西厅时，赵强忽然发现身旁的付从之蓦地顿住了脚步，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双眼直勾勾地盯住一位坐在大厅中央沙发里正与身旁的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说笑的原某领导，赵强在一瞬间捕捉到了付从之目光中的种种变化：惊讶，愤怨，羞辱，不屑……他看见付从之猛地转身大步走出江西厅，转眼间不知去向。

于是赵强判断，此人必与付从之有些渊源。当他说出这位原某领导的名字时，王俊猛然间杀了人一般地惊呼起来："什么？是他！我……"赵强急忙捂住了他的嘴，示意他禁止喧哗……

就在朱联学如丧家之犬一般逃往海南不久，付从之又敲定了一笔利润可观的业务。委托人是河南的一家合资企业，生产一种万能的保健饮品，面市后一直半死不活。付从之对这类产品疑心重重没多大兴趣，便将整套业务一古脑交给了他的副经理杨建平。

有关杨建平的来历我们知道得比较清楚，因为他曾与王俊在中国人民大学同窗四载。当同学们争先恐后逃难一般地毕业四散时，杨建平却不声不响地留校考取了研究生，专业是中国近代史。在校期间，当时已很"著名"的朱联学和付从之曾应校方的邀请来校做过几次演讲。

杨建平至今仍记得他们当时的演讲题目：朱联学的是"最有魅力的职业——策划人"，付从之的是"我的路——从个体户到策划人"。杨建平肯定是因为听了他们那充满激情与挑战的演讲后才最终走上策划人

这条路的。他在日后曾深情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幸运，一出道就遇上了两位最优秀的策划人，并且跟着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朱先生和付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

他是一个一经确定目标就要立刻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他仅读了一年的研究生就退学了。尽管家人强烈反对，但恐怕没人能左右他的想法。他是他那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之家唯一的儿子。说是"教授之家"，并不单单指他的父母是北大的教授，他的两个姐姐也分别是北京两所著名大学的副教授，他的二姐甚至是"剑桥"的博士。杨建平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书香门第之家，竟要弃文从商，而且弃掉的是十分优异的学业，从事的却是稀奇古怪的什么"策划"！这当然令家人惋惜并且气愤，但既然劝不住他，也只能由他去了。

要在偌大的京城中找到"著名"的朱联学并不难，难的是怎样才能说服朱联学留下自己。这当然需要"策划"。"策"是策略，"划"是行动。他的"策"是扬长避短——"长"是学历和热情，"短"是阅历和专业知识。至于"划"，他当时除了一张嘴，遍寻周身内外无一可用。但他不怕，信心十足油头粉面地去了，结果被朱联学一顿臭挤兑给撅了回去。他生了两天闷气喝了两顿闷酒纳了两天两夜的闷还是不死心，便憋足了劲再次寻上门去。许是这两天闷气给憋的，杨建平一脸的奶油小生样变成了朱联学比较欣赏的文弱儒雅，朱联学在对杨建平熟得不能再熟的冒辟疆同志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诽谤，在对杨建平丰富的野史歪传的知识给予了知音般的首肯后，欣然收下了这个比他学历要高得多的学生。

杨建平在"盖勒普"干了一年，整整一年。在搞完了"国际广告艺术（作品）博览会"后，他辞职了。有人告诉朱联学，他去了"１·2·3"公司。

朱联学闻之一惊，但脸上很快却浮上了一丝笑意，一边点头一边说道："小伙子，不简单……"

杨建平在“盖勒普”仅仅是个“学生”，是个无名小卒，所以他没费什么力气就瞒过了付从之，他使付从之确信：这个因听了他那激情澎湃的演讲而毅然退学并准备献身中国策划业的热血青年，尽管没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杨建平肯定略去了他在“盖勒普”的那段经历——但“一张白纸，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他便欣欣然收下了这个比他学历还高的学生，并且日甚一日地倚重于他。

第24节：博傻(24)

杨建平的才华体现在个案的全局性和深入性，这与他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谦虚含蓄并且悟性极强，杨建平后来自立门户，策划了一桩虽鲜为人知但却十分精彩的案例，一跃而成为拥有两家上市公司、个人资产达几亿元的超级富豪。这是后话。

杨建平在入道之初是十分谦虚谨慎的。他小心翼翼地躲闪着摄像机的镜头和闪光灯的光芒，扮演着一个深藏不露含蓄模糊的角色。他知道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当他出众的才华已经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展现无遗之后，他仍然隐身在付从之的身后，将一切的荣誉和焦点汇聚到老板的身上。

河南“晓金牌保健功能型饮料”的策划案便是由杨建平一手操练的，而其成功后的荣誉，杨建平却毫无保留地推给了著名策划人、“商场发动机”付从之，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至今难觅“杨建平”三字。对此，他一笑置之。

我们都知道河南有个少林寺，少林和尚个个身强体壮武艺高强。可他们是如何练就一身本领的呢？河南晓金保健饮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晓金告诉我们：少林寺里有个祖传秘方，照这方子配出的一种饮料，喝了能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百毒不侵百病不染百活不厌其乐融融——甚至能身轻如燕地飞檐走壁也未可知呢！

关键是没人信。

所以就滞销，所以就快完蛋了，所以就找到了付从之。

李晓金，四十多岁，地道的北京侃爷。一年前赚了笔来路不明的钱，花天酒地了几个月，忽然烦了，梦中惊醒了几回，觉着人生苦短得抓紧时间干点“事业”，于是，不知从哪个旮旯里捡了一日本浪人，扛着“中外合资”的破旗满中国寻摸项目。转了一遭，他发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愣没一个比他傻的。正心灰意冷的当口，河南传

来消息：某市正大规模地招商引资，项目多多、条件低低，便风风火火地赶去。一去，乐了，终于寻着了。于是他就选了那个什么少林寺秘方的饮料项目，投了百十万块钱，热热闹闹地开练起来。

没几个月，他就傻眼了。

大凡这世上的东西，倒腾出来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卖出去。卖不出去的，便要倒霉。这道理简单得如同1＋1，可偏就有李晓金这号的，看上去人精似的，竟然连1＋１都不懂，令人气愤。

李晓金是由赵强介绍给付从之的，至于赵强是怎么认识李晓金的，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反正他当记者那阵子，叫不上名的熟人多得像夏天里的蚊子，见着肉体就扑，扑上了就亲热，弄得赵强经常苦不堪言。李晓金给赵强添的麻烦还算是少的，只是央求让他见一见付从之。赵强把付从之约到一处令人自卑的餐厅，介绍他们认识了，坐在一旁听他们胡抡。

李晓金的样子看上去近乎滑稽，让人哭笑不得。

“付先生，您可得救救我们！”李晓金难民似的哭丧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付大师，我这儿给您磕头了……”说着起身欲跪。

“哎哟妈耶您可别别别……”付从之一把搀住“难民”吓得一激灵，“咱不兴这个，不兴这个，有话好好说，实在不成咱不还有政府吗！”

“政府管不了，非得您！”李晓金不依不饶地偏要跪，双手搭在付从之的臂弯里仰面丧脸欲哭无泪，“青天大老爷，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付从之听着这称呼，心里觉得怪别扭的。这时一旁的赵强也觉着有些过了，抓住李晓金的后脖领子一把拎起把他拖回座位，一边道：“先甭诉苦了，以粮为纲，咱们先垫点饭，待会儿您敞开喽控诉！”说着举起酒杯四下示意着一饮而尽。

酒这东西的确管用，特别是“二锅头”。几杯酒下肚，李晓金便使出了北京侃爷的十八般武器。

“您说这叫什么事？一个外地人，不远万里地跑到河南，去支援他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而且任劳任怨不求回报，这叫什么精神？”李晓金红光满面愤愤不平地说，“咱比不上白求恩白先生，人家那是上了‘老三篇’的光辉典型，可也不能叫咱就这么活活赔死吧！您瞧瞧这满世界的刁民，一个赛一个的狡猾，个儿顶个儿的自私自利，赚他们点钱，靠！比他妈公鸡下蛋还难……”

第25节：博傻(25)

付从之含笑道：“不要怨天尤人，应该认真总结一下自身的……”

“哎没错！要不说是大师呢！一点就点到蹄子上了。”李晓金竖起大拇指伸向付从之的鼻子，“我们自身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给产品塞进去爱。由于没塞进去爱，所以说……”

“您……您说没……没塞进……什么？”付从之和赵强皱眉结舌几乎同时发问。

“塞爱！WC的C，一根竖条的I。”李晓金比画着说。

“哦——CI。”付、赵二人恍然大悟，“吓我们一跳……”

“这么跟您说吧……”李晓金撅起屁股把椅子拉近付从之，嘴几乎贴到了付从之的脸上，一股股混杂着酒气烟味以及口臭的气浪随着他的一喘一息直扑付从之的鼻孔，使他不由自主地锁紧双眉同时仰靠在椅背上。“这么跟您说吧！广告费，我没少花；销售人员，我没少招；销售网点，我没少布；产品质量……”他挺直腰杆拍着胸脯道，“比少林寺的功夫还过硬！”说到这儿他忽然顿住，贼似的四下张望了一番，压低了嗓音又说：“实话告诉您，有国外的反动势力想出高价买我这方子，被我义正辞严地……”他做了一个有力的挥手动作，神情语气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拒绝了！”

付从之努力挤出几丝赞许的笑容，但赵强能看出来，他对身处这般窘境颇感尴尬。

“咱们说说自己的事儿吧！”付从之说，“您今天请我来不是想让我跟政府那儿求求情，发您一爱国奖章吧？……”

“不是，不是，咱没那么庸俗，刚有点觉悟，尽了点微不足道的义务，就死气白赖地要政府追认——咱爱国是应该的，您说是吧？”

“对对对，可咱如果今儿光是爱国的话……”

“我明白您的意思，咱今儿就爱到这儿为止，下面咱该爱点别的了，咱塞爱。”

“塞爱？”付从之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噢噢，是CI。您说吧！您打算怎么CI？”话一出口，他顿觉串味。

“这得听您的啊！您是专家啊！商场发动机，但凡是买卖人——上至李嘉诚霍元甲……不对不对，是霍英东，没错霍英东，下至炸油条卖冰棍胡同里收废品的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这年头除二王就您名儿响啊！”

“你过奖了，二王我比不上……”

“比——得上！您谦虚……哎，怎么着，您要走啊，别介呀，咱还没侃正题呢……好好，那咱们明天办公室谈，您那公司在哪儿……皮裤衩胡同？嘿！有意思啊，透着内秀……再见了您哪！”

付从之驾着车驶上三环，心里犹豫着向北开还是向南开。向北开，出蓟门桥奔北医三院，那是刘雨新租住的地方；向南开，下永定门桥奔皮裤衩胡同，那就是回家了。他看看表，觉着时间还早，便奔北开去。

车在楼前停住，付从之钻出汽车，抬头向楼上望去。那扇窗户漆黑。“难道不在？”他想，一边摸黑上了楼。不一会儿，他的身影又回到车前。一边掏出钥匙开车门一边仍在纳闷：她能去哪儿呢？

这套两居室的单元房是付从之专为刘雨新租的，房租也是由他承担。刘雨新此前一直住在一个昔日同学的单身宿舍里，拥挤、杂乱，极不方便。自从她进了“1·2·3公司”并且与付从之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后，提出一个这样小小的要求简直是再合理也再自然不过的了。刘雨新在京城没有任何亲戚，真正要好的朋友也屈指可数，主要是几个昔日的大学同学。所以她在闲暇时间一般是无所事事地躲在房里看电视或是看书，很少外出，晚上更是足不出户。付从之几乎从来没有扑空过。可今天是怎么了？九点多了，还没回来。

付从之坐在车里点上一支烟，想等一等她，便打开收音机。音乐台正在播放本周流行歌曲的上榜曲目；文艺台的一个什么“热线”正在举办开播周年的特别节目；交通台正在播报本周内发生的几起交通事

故……他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看表，已经快十点了，一边皱起双眉一边打着了火开车离去。

刘雨新愣愣地靠在窗前，眼看着汽车的尾灯消失在楼群的拐角处，默然良久，转身又躺回床上。她已经在床上躺了很久，晚饭也没吃。她知道敲门的是付从之，但她不想开门，此刻她什么也没想，只想这样静静地一个人待着。

第26节：博傻(26)

黑暗中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到枕巾上，枕巾迅速吸收，阴湿了一角。

杨建平接手“晓金牌保健功能型饮料”的策划案后立刻乘火车去了一趟河南李晓金的工厂，对产品的整套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及技术特点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发现根本没李晓金侃的那么邪乎。产品的配料极其普通简单——白砂糖、桂花、柠檬酸、山梨汁，再加点碳酸水，就敢号称“保健”，还什么“功能型”！建平心想：这一千多年的少林寺要能搞出这么一现代化的配方来那才叫他妈活见鬼呢！他在厂里呆了三天，间或去周围较近的几座城镇里转了转。人家告诉他，就这破烂东西，竟然卖六块多钱一瓶，谁买得起？甭什么少林寺，少林寺和尚俺们见多了，除了脑瓜子亮些没啥处比俺壮！建平听后心想：这东西在当地怕是完蛋了！一丝一毫的市场美誉度也没有，快成“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了。

“您在庙前开理发店，这不是找啐呢吗？”杨建平对李晓金说，“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要想打少林寺这张牌，您得远远地招呼去，哪儿能跟自个儿家门口胡抡啊？”

“是！是！您说的是！”李晓金真诚地说，“起先不知道，后来才发觉，这方圆八百里以内的骗子都瞄着少林寺吃饭呢，甭说我这饮料了，连他妈少林寺牌的连衣裙都有人卖，身陷囹圄啊！”

“所以销售市场不能选在当地，甚至整个河南都不能。”杨建平说，“况且，这一地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潜力也十分有限，您这产品的定价又偏高，肯定没多大戏。”

“您说吧，咱去哪儿？要不，远点儿，新疆西藏大西北，那边的人好蒙……”李晓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豁出去运费多搭进去点……”

“行了行了行了，咱还是就近吧！”杨建平哭笑不得摆着手说，“那些地方还不如河南呢！大漠孤烟残阳如血八百里渺无人烟……”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然后双眼盯着李晓金语气断然地说：“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杀北京！”

“啊？”李晓金吓得张大了嘴双眼发直，“北京？那地方……能能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您怕什么？”

“我怕……我我我是说……那风险……那地方当然好……可也不是咱这种实力……”

“老李，你太不自信了。”杨建平笑道，俯身近前作循循善诱状，“搞市场，有力拔山兮气吞山河的，也有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要我们这行是干吗使的？力拔山兮的时候扶一把让您别闪了腰，四两拨千斤的时候给您那一指禅注入点真气——以您目前的实力，拔山肯定是不可能的了，那怎么办？”

“四两——拨千斤？”

“怎么拨？”

“不知——道。”

“附耳过来——听我讲……”

“他妈的！就这么干！”李晓金一拍大腿厉声断喝道，同时仰头甩发作凛然状。

杨建平在返京的火车上草拟了一份关于“晓金牌保健功能型饮料”进入北京市场的策划报告。他对什么“保健”啊、“功能型”啊之类的名词颇为反感，对“晓金牌”更觉可笑，便将其改名为“少林高手鲜果饮品”。付从之看过策划方案后表示满意，只是在几处细节上稍加补充和修改，便要杨建平尽快通知河南的李晓金，让他先把资金落实到位。李晓金接到北京的传真后吓了一跳，上面开列的各种开销竟达十几万元，这对于正喝着清汤艰难度日的李晓金来说不啻是一笔巨款，他现在账面上的资金连同外面的欠款归拢齐了也就才十来万，这不是要让

他倾家荡产吗？李晓金又含糊了。于是几日内北京河南之间的电话传真往来频繁，北京方面压缩了一些可有可无不甚关键的开销，而河南方面仍感压力甚大，一天天地犹豫着不敢上手。转眼间到了十月中旬，杨建平警告说如果再拖下去就连末班车也搭不上了，李晓金这才咬牙瞪眼赌徒一般地回了信：干！

杨建平立刻驱车赶往气象局，仔细了解最近几周内的天气情况。他有一个中学同学在气象局工作，所以没费多大劲就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资料。资料表明，在未来的两周内，北京地区受华北降雨云系的影响，将会有至少两次降雨，但雨量偏低，估计为小雨；之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就将受到西北和蒙古国南下的高空寒流的影响，气温逐渐下降，并且最终进入多风干燥的冬季。杨建平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往顺义的一家乡镇企业，紧急定制了三千把印有“少林高手鲜果饮品”、“全民健身，壮我中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字样的绿色自动帆布伞。当晚，他彻夜未眠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两三份请示报告、四五千字的《倡议书》和四五份新闻通稿。

第27节：博傻(27)

第二天一大早，他借了付从之的汽车直奔共青团市委和市体委，将《倡议书》和活动方案呈上，并一再亮出付从之的大名说这是付老师为响应中央关于“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而策划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活动。团市委的一位中层干部恰巧是他大学的校友，曾担任过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彼此虽仅是个半熟脸，但有了这层关系，办事效率却会大大提高。那位校友告诉他，此事需上报领导，要他稍等几天，成与不成都会尽快通知他。杨建平想把他拉出去吃顿饭，但被这位前“主席”婉言拒绝。于是，他又匆匆赶往市体委，待他赶到，人家已经午休下班了。无奈，他只得买了几个包子缩在车里静待两点钟上班。

由于一夜未眠，又赶上秋日正午的阳光温暖宜人，他迷迷糊糊就睡着了，还做了个甜蜜的梦。他梦见自己正开着一辆豪华气派的车在海边的沙滩上飞驶，海浪涌来，将他连人带车卷入海中，于是车变成了一艘同样豪华气派的游艇，拉着长长的汽笛，飘行在蓝天碧海之中。这时他身边忽然多了一个人，长发飘逸齿白唇红模样俊俏含情脉脉，是个女孩。他听到自己叫她“易红”，还听见“易红”在喊：“靠边！靠边！你挡住人家道儿啦……”他猛地醒来，却是传达室的老头在冲他喊。他这才发觉自己的车后有一辆“桑塔纳”正在不停地鸣笛。他急忙打着了火让出车道，一看表，两点多了。

他在体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这年头，肯掏钱赞助群众体育活动的越来越少，但凡有俩钱都花在大项目上了，譬如足球乒乓球还有大多数中国人只听说过没练过的高尔夫球网球。体委经费有限，维持尚觉艰难，哪儿有闲钱再去组织什么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杨建平的到来正对路子，双方一拍即合。唯一令体委感到有些棘手的是杨建平关于组织体校武术班的小孩表演武术团体操的要求。他要至少８００个小孩，还得剃光头扮成少林和尚的样子。体委的人感到很难办，可杨

建平坚持要这项内容，最后双方以再追加赞助五百箱“少林高手鲜果饮品”为条件达成了协议。杨建平知道，李晓金又该心疼得哇哇大叫捶胸顿足了——那也没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杨建平进入整套策划中最关键的环节——疏通新闻界。付从之给了他一大沓子名片，说这都是与他关系甚好的各媒体的“名记”。杨建平不辞辛苦地一个一个联系，约见、恳谈、吃喝，将整套方案化解为支项择人分类一一告之。杨建平的身影频繁出入于报社电台电视台，闪现在餐厅舞厅咖啡厅。他那张笑意盈盈的嘴几乎片刻不停，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付从之的那辆车后来烧了缸，因为他跑得太狠，又是个新手，忘了加水换机油。不过付从之没有怪罪他，车修好以后仍旧借给他使，这使他深受感动。

几天后团市委也回了话，说可以一起联合举办。接着在顺义赶制的三千把专用雨伞也到货了。杨建平便发出了传真，要李晓金即日起程赶来北京。传真件的上方煞有介事地用手写体字写着：虎！虎！虎！

李晓金不明白这“虎”是什么意思。后来他问杨建平，杨建平笑答：我是属虎的……

秋末的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中山公园内，旌旗飞舞人山人海。这里正在举办“第一届全民健身咨询服务日”活动。这天是阴天，天气预报说有小到中雨。但报上说这里有义诊和义卖活动，还有各种文体义演；并且主办者还搞了各种有趣的健身比赛，赢者有奖。所以，人们怀着“不会赶上雨”的侥幸纷至沓来——星期天嘛，本来就无事，在家里猫着干吗?

公园入口处立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由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泼墨而成几个大字：“少林高手”祝全市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是组委会对赞助商的回报。付从之和杨建平根本没把这招牌当回事，他们要等的是“下雨”。

在“五色土”花坛的旁边，一排排码放整齐的伞犹如一坛郁郁葱葱的松柏俏丽夺目。这时公园的喇叭里开始广播了：各位游客请注意，由于天气预报今天有雨，为了照顾没有带雨具的同志，组委会特意准备了一批雨伞免费供大家使用。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到五色土花坛旁领取，每人限领一把。您用过后，请妥善保管，并请在五日内归还。归还处在公园入口右侧售票处……

第28节：博傻(28)

天色更加阴沉了，一场雨似乎不可避免。

付从之和杨建平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五色土花坛旁，望着熙熙攘攘混杂流动的人群，听着喇叭里一遍又一遍的广播，神色安详一言不发。离他们不远，李晓金正被一群记者围在中间手舞足蹈唾液横飞地讲着什么。杨建平在广播中断的间隙中听见他在大声疾呼："弘扬民族工业？全民皆兵，男女老少齐上阵，抵制洋货……全民健身？全民皆兵，男女老少齐上阵，抵制疾病……公益事业？全民皆兵，男女老少……"杨建平忍不住笑了，侧脸去看付从之，却发现他在仰首望天。

有人往花坛这边走来，左顾右盼的像是在找人。看见付、杨两人站在那里，便走上前来询问："是在这儿领伞吗？"

二人点头，并向那人报以亲切的微笑，鼓励道："拿吧！免费的。"

那人拿了一把，在手里左看右看，似乎觉得不甚好，便放回去，又取了一把，"呼"地一声撑开，再收拢，点了点头，满意地走了。

接着又有人走过来，仍旧是挑拣一番，临走时嘴里还嘀咕着："怎么是单人伞……"

杨建平讪笑着对付从之说："大家都很认真，跟花钱买东西似的……"

付从之双目平视无动于衷，稍顷，低声说道："去叫记者来拍照吧……"

一直到公园里的活动将要结束时，雨仍然没下。可三千把绿伞却被取光了。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雨来了，淅淅沥沥的，真正的小雨。于是在这一时间内，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向城内四处辐射着绿伞的影响。在撑开的伞面上，桔黄色的"少林高手鲜果饮品"的字样分外醒目。伞下走着三千位步履安然神闲气定的"活靶子"——这是杨建平对他们的称

呼，因为再过几天，这些人包括整个市民阶层，都将成为各媒体集中攻击的目标。

“第一届全民健身咨询服务日”活动举办得很成功，得到了各界的好评，不少媒体对此作了较为充分的报道，市里领导也赞许有加。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杨建平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因为过场已经结束，真正的大戏即将上演，他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这天傍晚，滞留在京等待大戏上演的李晓金百无聊赖，非要拽着杨建平出去喝几杯。说实话，杨建平打心眼里烦透了这个暴发户兼吝啬鬼，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客户，杨建平怕是宁可上吊也不愿陪着他胡吹乱侃的。起先李晓金还要拉上付从之，杨建平苦笑着说，您要糟蹋就糟蹋我一个人吧，打击面别太宽，付老板血糖低容易晕厥。李晓金这才作罢。两人去了一家宾馆的歌舞厅，也就是在那里杨建平遇见了他日后的妻子易红。

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浪漫情节的爱情故事。杨建平之于易红，或是易红之于杨建平，似乎是天生注定要从茫茫人海中隔离出来相遇相识相爱相互携手走过一生的。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之大之纷杂之忙乱，其实任何一对男女的聚散离合都可以被看成是前生有缘或是无缘的。否则，凭什么是他（她）而不是他（她）呢？至于文学作品或是影视剧中种种凄婉悲艳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我们在成年后便基本上不再轻易相信了。因为老夫老妻的谁没事净想着浪漫？重要的是今晚吃什么，衣服洗了没有，存折里的钱去哪儿了……故而，我们曾经想略去有关杨建平与易红的爱情故事，因为实在乏善可陈，而且也空费我等有限的文学才华。但是有好心人指出如果没有这段描写而在日后突然给杨建平安上一个来历不明的老婆恐怕有损其名节。好在杨建平和他的爱妻如今已远赴香港，任我等胡编瞎侃他也无能为力，那就来上一段吧！

据我们所知，当时正在歌舞厅当服务员的易红各方面的条件都极其一般——模样一般，家境一般，学历一般，工作一般。至于杨建平

当初是怎么看上她的我们颇为不解。因为在众人眼中，以他当时的“硬件”是不愁找不着出众一些的女孩做朋友的。据他自己说，易红为人善良温顺，心眼好，懂事听话，善解人意……反正特别日本非常古典，他跟我们说他是真爱她。

第29节：博傻(29)

那天晚上，他和李晓金在歌舞厅里包了个单间。就他们俩人，要了十几扎啤酒扯着嗓子乱唱。正陶醉呢，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易红”，于是那位守在门口正捂着嘴笑的女孩开了门匆匆而去。杨建平觉着这个名字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来怎么回事。这时李晓金大概是觉着不过瘾，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嚷嚷着要出去“蹦迪”。杨建平不想去，独自一人守着空房喝酒。不一会儿那个服务员回来了，仍旧习惯性地背着手站在门口，两眼四下张望，大概是在找李晓金。这时杨建平说话了。

“你叫易红？”他问。

“嗯，怎么啦？”她也问。

“没怎么，我听着耳熟可又想不起来。”

“是吗？”她显得挺惊讶，“可……可我没见过你。”

“没错！我也没见过你。”

“那是怎么回事？”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

俩人相视片刻，都乐了。

“做梦呢吧？”她说。

杨建平脸上的笑容瞬时凝固。

“你……你怎么啦？”她的身子向前稍倾，问道，“是不是……不舒服？”

“容易的易、红色的红？”他问道。

她莫名其妙地点头。

“邪门了。”他小声地自言自语，“可模样不对啊！那位多漂亮呀，眼前这位……”他抬头望向门口的那位“梦中情人”，心里犹是不敢相信。“这世上真有邪的啊！敢情是有谁给我托梦吧？”他倒吸一口凉气，脸上表情怪怪的。

易红眼看着这位客人神色怪异自言自语的样子心里有些怕，又不敢动弹，呆若木鸡地瞪着双眼站在门口。

杨建平拿起酒杯喝下一大口啤酒，一边用手抹去嘴角的白沫一边问："你多大了？"

"你……你问这干吗？"她戒备森严地反问。

"不干吗，随便一问。"

"23。"

"你家住哪儿？"

"八宝山……你笑什么？真住那儿！"

"好地方好地方！"杨建平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把易红也惹笑了，"一般人想去还去不了呢！怎么一规矩来着？县团级以上是吧？"

易红佯怒没有回话。

"那你上班够远的，得两个多小时吧……坐地铁还得倒车是吧……你们一般几点下班？下班都没末班车了吧？你怎么回家？……你怎么不理我？"

"你真够雷锋的。是不是跟谁都操这么大心？"

"不是，我有心脏病——咱说正经的了，真的，今晚我送你回家吧？"

"谢了，有人送。"

"谁？"

"我爸！"

"嗨——吓我一跳！"

"吓你一跳？"

"不是不是不是那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

“鬼知道什么意思！咱不带穷追不舍刨根问底的——刚认识就这样，以后怎么交往，怎么相处？”

“谁要跟你交往，跟你相处了？”

“你呀！”

“我是谁啊？”

“我管你是谁呢！爱谁谁！你爸在哪儿呢？让他回家去吧！今后他可以放心地在家呆着了，你被我接管了。”

“谁被接管了？”李晓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闯进来，“谁被接管都没关系，有咱哥儿们酒喝就中！”

杨建平和易红被突然闯入的李晓金吓了一跳，木呆呆地看着他一边挥汗一边大口灌酒，接着俩人目光再度相撞，易红莞尔一笑，杨建平则若有所思。

那天晚上杨建平没有送易红回家，因为李晓金喝吐了，他得负责将其架出舞厅。在马路边上，他陪着李晓金几乎熬了一夜。他实在背负不起那具死猪般沉重的身躯，只得唉声叹气地守着他悲叹命薄。

从那天起杨建平和易红就算是认识了，他开始经常光顾那家歌舞厅，一去就包下易红负责服务的那间KTV，然后就是几个小时的欢声笑语情意绵绵。再后来他们就开始约会，就像一般恋爱中的男女一样。没什么新花招，也没什么大悲大喜的跌宕。终于有一天易红辞去了工作，进入杨建平开的公司当了出纳。据说后来她曾帮过杨建平的大忙，算得上是真正的患难夫妻。再后来他们在香港结了婚，还生了个男孩，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变。我们推测，这个三口之家的未来也一定是美满幸福俗里俗气的。

第30节：博傻(30)

其实我们是很想将易红写成一个灰姑娘式的喜剧人物的——一个并不出众的姑娘遇见了一个浪漫多情的白马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事实上杨建平并不配充当那种骑着白马驰骋情场播撒情种的角色。白色的汽车如今他倒是有不止一辆，却又失去了古典味。再看看易红，灰姑娘是够格了，但如果再美化为公主，怕是就要对不起安徒生了。没办法，点到为止吧！商人们的爱情大多也就是如此，没什么特别之处。

对此我们深感乏味和无奈。

五天的时间一晃而过，杨建平把电话打到公园管理处，得到的回答是：三千把雨伞无一归还。

他乐了，觉得自己真是个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的大将之才，因为一切都不出他之所料。

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地方性报纸率先开了第一炮：三千把雨伞去哪儿了?

横贯整版的通栏大标题，黑体反白的大字，配上一幅压题黑白照片，抢人视线，令人过目难忘。

“……河南晓金保健饮品有限公司为‘首届全民健身咨询服务日’准备的三千把雨伞，在雨还未下之时，就已被人哄抢一空……只因免费领取，似乎不拿白不拿……拿过之后，似乎理所应当地视为己有，五日内，竟无一归还……”

文章最后说：“……强身健体，当然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内容，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对精神文明、对国民道德观念素质的培养教育，那恐怕才是更令人担忧的……‘绿伞事件’折射出了我们当中一部分人丑陋的自私心理。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还我雷锋！”

杨建平放下手中的报纸，从抽屉里取出几篇早已打印好的文章，在一张传真专用信笺上工工整整写了两个字：拜托。然后交给一旁正在打字的秘书：“马上发给刘方。”

几天后，那张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登出了不同署名的这几篇文章，文章对“绿伞事件”暴露出的社会公德意识的普遍低下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对国民素质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对“雷锋精神”表达了无限的怀念；最后，纷纷对“晓金公司”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们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自我教育的机会。

在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北京各主要媒体纷纷辟出专版专题，对“绿伞事件”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分析和评价，大批读者听众观众参与其中，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在各种报道中，“晓金公司”作为事件的发起者，自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预约采访的电话应接不暇。李晓金一时忙晕了头，今天是电台直播，明天是电视录像，后天又是报社专访，还有几所大学请他去做专题演讲。他简直太兴奋了。一夜之间成了名人谁不兴奋？只是他兴奋得过了头便要胡说八道，因此不得不由付从之出面陪着他四处胡抡。付从之当然也兴奋，他的大名和形象再一次亮相于各大媒体，不仅巩固了他在商界中的地位，而且也让他从此财源滚滚，挤上门来送银子的几乎让他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他尽可以挑挑拣拣任意开价了——没了朱联学的北京，是他付从之的天下了。

“晓金公司”和“少林高手鲜果饮品”在北京闯出了牌子，据说在一个月内创造了日销一千箱、月销三万余箱、销售额近四百万元的奇迹——要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又是在秋季上市，广告费几乎为零，仅有用于活动的经费约八九万元，能有如此业绩实为不易。更重要的是，“晓金公司”经此一役，走出了营销困境，在北京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为来年的生产经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李晓金为此支付“１·2·3公司”咨询服务费五万元——付从之差点没被气晕过去，于是从此便和他断了交。

声势浩大的有关“绿伞事件”的讨论直到年底才完全偃旗息鼓闭幕收场。李晓金后来真正发了横财，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并开始涉足房地产、股票期货等多种业务。他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加侃爷，“绿伞事件”不仅使他走出困境继而平步青云，而且也给了他不少有益的启迪，他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才多少懂了些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策划”。所以在他后来的招聘启事中，“策划”始终是待遇最高的一个职位，而且也还真招了几位能力仅仅在他之下的高手。

第31节：博傻(31)

对于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李晓金一向是把“绿伞事件”的一切名誉统统据为己有的，故而日久天长，他还真的自以为是起来，下意识地就将自己当成“大师”供起来了。但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后来，他被已经自立门户的杨建平玩了一把惨的，一个白山市工业开发区的项目几乎让他倾家荡产，这也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表。

朱联学自打在天涯海角想死没敢死灰溜溜地回到海口之后，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他每天猫在一处潮湿、破烂不堪的小招待所里，心灰意冷，万念俱灭，感觉自己已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一手遮天的朱联学了。

他像一只受了伤的兔子，一个流浪无助的孤儿，第一次觉得自己也需要呵护、照料和关心。

他突然发现，生命的全部不只是事业，还应该有爱情，商海中沉浮多年，该给自己营造一所心灵的家园了。他自然想到了刘雨新。如果在这样的境遇下，雨新还能以身相许，今生今世，夫复何求？朱联学沉浸在自己幻想的这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中。

朱联学在他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要和谁结婚，虽然他喜欢刘雨新，他觉得刘雨新也喜欢他，但他从来也不愿占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去想别的。他自认为他的血管里流的是事业、市场和策划，而不是爱情。女人对于他，充其量只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而不是工作上的必需品。那时，他很忙也很充实，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为的是给焦渴的客户想出一个匠心独运的创意，找到一个切入市场的点。可是现在不同了，他成了亡命之人，更没了令人眩目的事业，他的精神支柱一瞬间坍塌了。

一个人在碰到不如意或人生的低潮期时，最容易以结婚为逃避的借口。朱联学记不清曾经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这样的高论，至于他自己，此刻倒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精辟。在最孤独最寂寞最

颓废最无聊的现在，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的血管里流的已经不再是事业和市场，而准备换上爱情和生活了。他迫不及待地要玩一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游戏。

于是，这一年的年底，刘雨新接到了一封发自海口的信，信是朱联学写来的。

朱联学在信中问刘雨新能否来海南陪伴他。他说他很孤独，而且心灰意冷。“我想结婚，我想有个家，在我孤独寂寞的时候，我想有个对我问寒问暖、跟我相依为命的女人，我心中的女人是你……”刘雨新看到这里吓了一跳，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她知道，朱联学能有这种念头并且说出来是十分不易的。他年近四十，还从未有哪个女人曾经让他动过结婚的念头，这对于刘雨新来说，应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她也觉得，自己爱上了朱联学。

但问题是，这份爱如今还现实吗?

“北京国际绅士节”一败涂地，警方已发出了通缉令，几百家参展企业也在咬牙切齿地满世界搜寻他。盖勒普公司完蛋了，账号已被查封，执照已被吊销，就连那些办公用的桌椅文具电脑电话也被眼明手快的参展企业给抢空了。北京最著名的策划公司“盖勒普”，如今已烟消云散入棺作古了。

朱联学，这个曾经名动天下风光无限的大腕级人物，如今是在逃的诈骗犯。此时此刻，他竟然——想结婚?

听起来，多么地可笑。而且，刘雨新又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哀：主宰这个世界的是男人，至少朱联学这么认为。当事业红杏枝头时，你可以不要爱情；现在一无所有了，又要爱情。在他眼里，我不成了一个挥之即去、招之即来的玩物了？这太不公平了！

但细一琢磨，朱联学又是多么地可悲。

一个才高八斗、壮怀激烈的商场斗士，如今落得个亡命天涯的下场，这让刘雨新颇感遗憾和内疚。她不知自己该如何向朱联学解释过去发生的一切，她还能坦然地面对朱联学和他的爱吗?

她因而也就更加厌恶付从之。她觉得，商场上的竞争固然无情可怕，但较之于人性中的残酷和卑鄙，却又显得如同儿戏。付从之的智慧和手段，让她不寒而栗。

第32节：博傻(32)

朱联学消失了，而付从之却照常出现在她眼前，依旧对她温柔体贴花言巧语，依旧让她耐心等待却又遥遥无期。刘雨新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供人玩弄的情妇，像个傍大款的“二奶”——她怎么会是这种女人呢？以她自身的条件，凭什么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如果要想傍大款当“二奶”，比你付从之有钱有势的多得是，干吗要不明不白地跟着你？

令她气恼的是，付从之竟然拿她当枪使！

而最令她伤心的是，她居然心甘情愿被人当枪使，最终毁掉了她所爱的人。

她真正领教了男人间的冷酷无情。

但，她却离不开他们。因为，至少是朱联学和付从之，有许多地方，令她倾倒。

他们都是成功的男人，成功的男人有一个共性，就是执着，这是最令她着迷的一点。她欣赏那种为了理想而不屈不挠死不改悔的人，喜欢那股子排山倒海一往无前的男子汉的气魄。她将其视为人类一切伟大成就的动力、源泉。她认为，最有魅力的男人应该是执着坚韧的男人，而执着坚韧的男人是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所以，她在认识付从之不久之后就悄悄爱上了他。

那时，付从之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功，好像才刚刚有了一点小名气，还属于“发芽”的阶段。而刘雨新呢，刚刚辞了职来到北京，孤身一人无亲无故，正在为前途发愁。她看见报上的招聘启事，立刻被它朴实无华的广告词深深地吸引了：“1·2·3，不侃山；携手攀，互相搀……”她扔了报纸，兴冲冲地赶去应聘，却被主考的一位中年人以没有北京市户口为由而婉拒。她从办公室里快快走出，却又不死心，逡巡在门口，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男女进进出出，急得恨不能跳河。她喜

欢这份工作，也急需这份工作，因为她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她终于鼓足勇气，不顾门口那个点名小姐的阻拦，闯了进去。

“你们到底是要户口还是要人才？”她站在屋子中央气势汹汹地大声质问。

那个中年人莫名其妙地抬起头，上下打量着她，稍顷，忽然笑了：“你是人才吗？”

“我不是人才吗？”

“证明给我看——我要业绩，你有吗？”

“给我机会，我需要时间。”

那个中年人紧紧盯住刘雨新的双眼，目光如炬一丝不苟。沉默了一会儿——可刘雨新觉得似乎过了一个世纪——他说：“我们无法解决你的食宿，更谈不上调动。”

“无所谓。”

又是一个世纪一样长的沉默。刘雨新的心都快跳出胸口了，她终于听见他说：“那好吧！你来试试吧！下星期来公司……”

那个中年人就是付从之，“1·2·3公司”的老板。

刚开始，大家的薪水都很低，但由于付从之拿的是最低的一档，况且公司上下相处甚洽，所以没有人有过任何怨言或牢骚。大家咬紧牙关共同努力，很快就干出了名堂，干出了与成名已久的盖勒普公司同样辉煌的业绩和名声。在这个过程中，刘雨新对付从之，由敬畏到钦佩到了解到爱慕。但她一直未敢表露，是付从之，最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在付从之之前，刘雨新的生命里曾有过几个男人，但来去匆匆并且彼此都不想负什么责任。她说不清自己对他们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似爱非爱似是而非懵懵懂懂。她固执地认为那种值得她爱的男人寥若晨星，也许一生难遇，但如果她的生活中没有男人陪伴，就如同吃饭只吃单调的主食，欠缺了五彩缤纷、营养丰富的菜肴。所以她只好将就着在凡夫俗子中挑上个把顺眼一点的搭帮走上一程，合则聚不

合则散，彼此都很轻松。这样的男人有的是，她若是想放纵自己的话顷刻间便能聚拢起一支足以消灭各国反动派的国际纵队，而且会人人奋勇、争先恐后。但她毕竟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虽有90年代的新潮观念但也还知自重，不敢把自己完全毁在男人手里。所以当她爱上付从之并且交出一切之后，她觉得心里是坦然的，是有资格要求付从之也必须爱她的。

她当然知道付从之是有家室的人，而且他的妻子刘惠琴贤惠能干。在他俩的关系还没有发生质变之前，她曾不止一次地听付从之提起过他这位“糟糠之妻”。他说刘惠琴是典型的旧式家庭妇女，没有多少文化，也没什么爱好，最多也就是陪着港台电视剧里的痴男怨女们掉几滴与她毫无关系的眼泪。十几年来，她似乎总是忙碌在灶台脸盆菜市场或是针头线脑之间，从而直接导致了付从之独立生活能力的下降和他们女儿的好吃懒做。至于什么“共同理想”、“共同爱好”、“夫唱妇随”、“风花雪月”之类的经典爱情篇章，十几年了，几乎是一片空白。他说当你与一个人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以后你才会感悟到，其实家庭是不需要什么爱情之类的虚幻的东西的，现实生活的平淡和漫长会像岁月雕刻你脸上的皱纹一样一点一点地消灭掉你对爱情的所有美丽幻想，而可怕的是你无法抵御也无法逃避，因此只有最现实最基本的相互需求才能持续保留不至被生活所销蚀——比如他得挣钱供她生活，而她得做家务以使这个家?持正常运转。“爱情不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为它不能当饭吃……”他对刘雨新说。

第33节：博傻(33)

刘雨新对这套爱情哲学似懂非懂，因为她毕竟没有成过家，不可能对这种实践后的理论升华有什么理性认识。但她至少明白了一点：付从之并不爱他的妻子。

“那么你既然不爱她，就应该爱我呀！”雨新在将自己的一切交与付从之之后想，“你就应该跟她离婚！你应该娶我！”她是这样想的，所以也就这样跟付从之说了。她觉得，尽管付从之比她大了将近十岁，尽管他上有老下有小，尽管自己会背上一个第三者插足的包袱而被旁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但她都不在乎，因为她爱他，而他也一定是爱她的，谁也无权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

她认为自己理直气壮理所应当。

但她没能真正理解付从之的理论：“爱情不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为它不能当饭吃……”那么它应该存在于何方呢？它应该高于生活，高于生活中一切世俗的羁绊，也就是说——像她和他现在这样。

刘雨新被震惊了，彻底地晕菜了。

她痛哭着大骂付从之，可没想到结果更令人震惊——付从之也晕菜了。

他的晕菜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刘雨新动的是真情。他以为，大家仅是玩玩而已。等到雨新说出了想结婚的话，他又确信这丫头无非是想傍个大款当回老板娘——倒会拣现成的便宜！他与刘惠琴结婚十几年，虽然也常在娱乐场所中逢场作戏，可玩感情的游戏还是新媳妇上轿头一回。本来就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既怕玩出事又怕被人敲了竹杠，雨新这一闹，他更害怕了。

可另一方面，却也逼得他清醒了一些。

他爱雨新吗？他说不准。雨新人漂亮，工作上挺能干，又有文化，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比起他那位是强多了。可付从之是个极其现实的人，不能当饭吃的事或物他一向是不予重视的。如果要是以妻

子的标准去衡量，那么从各个方面来看，雨新都更接近于“花瓶”一类的中看不中用的角色；而刘惠琴则实用多了，属于虽不中看但十分中用的那一类，而且老夫老妻这么些年了，陪着付从之也算是相濡以沫和和美美，家里的事从没让他操过心，老娘也十分喜爱这个儿媳，哪儿能说离就离呢？再者说了，如果公司里的人知道了这事，那他岂不威信扫地？今后还怎么带着大家闯天下？大家会说：他连老婆都能抛弃，更别说咱们这些打工的了！付从之不敢冒这个险，他是绝对不会离婚，更不会与刘雨新结婚的。

但刘雨新伤心痛哭的样子的确让他十分内疚，在那一瞬间他还真的被雨新的爱感动了一小会儿。他觉得真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于是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几句自己。他实在不忍心看着雨新痛苦，心里不禁异常歉疚。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止住雨新的眼泪，于是冲口而出：“我也是爱你的……”

刘雨新蓦地抬起头，脸上还挂着成串的泪珠，瞪着一双通红的大眼惊天动地地“哇”了一声，一头扑入他的怀中，死死地抱住他，一边嘶哑地叫：“你骗我你骗我……”

付从之心想这下完蛋了！他抚摸着雨新乌亮的长发，重重地叹了口气，只得把这个爱情游戏继续玩下去。

他一方面处于担惊受怕的惶恐中，另一方面却又沉浸在征服女人的自得中。他得到的是一个如此美貌而又高品味的女人，对他投入了全身心的爱，甘心为他付出一切，这使他颇感满足。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征服任何一个女人。

而刘雨新呢？自从那次痛哭之后，特别是经历了与朱联学的一夜激情之后，她似乎对付从之渐渐明白了一些。她领悟到了在她眼前堆着虚假笑容的付从之不过是一副三心二意的躯壳而已，他内心深处的灵魂从来就不曾靠近过她那颗热烈痴情的心。这副躯壳与她翻滚在床上的时候是柔情蜜意的，而一旦离开了那张床则立刻变得冰凉麻木。

刘雨新越来越厌恶这副躯壳，越来越渴望远离这副躯壳。现在似乎是时候了，因为她又有了朱联学。

女人，似乎总得有了新的依靠才敢对旧的说“拜拜”，至少刘雨新是这样。

如果没有朱联学，尽管她对付从之已失去了早先炽烈的爱甚至开始厌恶他，但要她一下子离开一个颇为坚固有力的依靠，想必也不太现实。毕竟她是孤身一人闯荡北京的，付从之给她提供了住房和不低的薪水，离开他，也就意味着得离开他所提供的一切。

第34节：博傻(34)

现在有了朱联学——同样地强有力，同样地成功，同样地富有魅力，而且未婚。

刘雨新开始认真考虑“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她觉得，比之于付从之，朱联学更“值得”她去爱。

她似乎已经爱上朱联学了，同时她在潜意识中迫切地等待他把积蓄了四十年的能量，全部熔铸到向自己射出的那支丘比特之箭中。但还没等她把这份爱考虑得清晰和明确，朱联学却先行了一步——他跑了，跑到东坡老先生落难的那座孤岛上去了。

他一切的魅力顷刻间烟消云散。

此时的刘雨新思绪万千，感慨转眼间沧桑变幻物是人非，空叹朱联学能成功地把商品策划推销出去，却没能把握时机把自己策划推销给一个女人。

朱联学在那座昔日流放囚犯的孤岛上，始终没有等到刘雨新的回信。

他日后对我们说，当时他曾掉过几滴眼泪。“就几滴，最多五滴！掉过之后就去策划电器商行那个骗局去了……因为刘雨新让我明白，一个失败的男人连爱情都没有权利得到……我改名为亢河，发誓三年内东山再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商而不会骗，有时是会遭人怀疑的。在那里，不骗上几把似乎是很难赚到钱的。

据说，海南刚建省那会儿，内地的诈骗案骤然减少，因为高手都南下了。

所以当朱联学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形势已经异常严峻：一方面各种政策法规已相继出台，国家正在下大力气整治经济秩序和环境；另一方面历经各种各样奇招怪术的洗礼，幸存至今者无一不是火眼金

睛百毒不侵的高手，若想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生存发展，其环境之险恶是显而易见的。朱联学起家的资本只有区区不到五万块钱，做任何一桩买卖都显得单薄，可又不能坐吃山空，逼着他只能搏一下，而且还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否则其后果，他自己都不敢想象。

朱联学所住的那家小招待所房价低廉条件甚差，六人一间，枕头被褥散发着刺鼻的霉气；老鼠们与房客各行其事谁都懒得搭理对方；窗户上的玻璃支离破碎，蚊蝇长驱直入自由翱翔。入夜，各床鼾声如雷彻夜不休，吵得朱联学心烦意乱一惊一乍的。及至天明，鼾声隐去，取而代之的却又是走廊里南腔北调的喧叫，真把个朱联学折腾惨了。他一狠心，换了个单间，这才算睡了一宿踏实觉。

他一连几日四下找寻可租赁的门面房，照着马路上的小广告和报纸上的启事打了不少电话，却没一处中意的。好不容易碰上一处还行的，人家却死死咬定房租要一次付清。万般无奈，只得放弃。他还去过房屋交易中介所，发觉那里全是骗子，连中南海里的房子都敢租给你，便再不敢登门了。如此几日毫无结果地乱转，使朱联学大受挫折，于是想着实在不行就去深圳或是北海试试。

但是还没等他动身，天上却掉下一个大馅饼。

“我见过您，您是朱老师。”他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惊喜地对他说，“那年在北大，您的演讲我听过，《策划人生》我也看过，我是您的追星族哪！”

朱联学迷迷瞪瞪地望着他，似乎在回想一些十分遥远的往事，这些往事早已变得模糊不清。

“……可是朱老师，您……您怎么跑到海南来了？您……您租房子干什么？”小伙子迷惑不解地问。

“啊？噢，不干什么，嗯……”他苦笑着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在海南……噢，闯一闯，特区嘛，你不也来了吗！怎么样，不错吧？”

“不错什么呀，瞎胡混呗！”小伙子道，“这年头实在是赚不着钱。我来这儿两年了，干什么赔什么，真是撑不住了，这才想着把这个店

盘出去，回北京拣一处清静的单位猫着得了，实在是灰了心啦……”

“你打算……”朱联学四下打量着这间临街的大约百十平米的店铺嗫嚅道，“我是说你打算怎么盘这个店？”

“要是您想用的话咱就好商量啦！”

“这店的产权……”

“是我的，当初看着便宜就买下来了，不过……您说您想用它干什么吧！”

第35节：博傻(35)

“原来干什么还干什么呗——你不是卖电器吗？那就还卖电器。”

小伙子没接话，皱起眉头看着朱联学似是有苦难言，稍顷，说道：“这电器如今可不太好卖……难走……”说到这儿他凑到朱联学耳边压低声音道：“水货太多，咱玩不过人家。”

朱联学没吱声，倒背着双手在店里踱步，间或停下来仔细打量柜台里陈列的录像机CD机“随身听”“掌中宝”等五花八门的商品，良久，沉吟道：“这个店你打算……打算……”

“朱老师，要是您打算搞的话，”小伙子爽快地说，“这店白给您用，我拿这店入一股，连同执照账户统统现成的，我也不回北京了，跟着您学点本事长点见识……”

朱联学笑了，拍着小伙子的肩膀说：“咱们互相学习，我人生地不熟，还得靠你张罗，不过……”他顿了顿，盯住小伙子的双眼肃然道：“咱们之间得有点规矩……”

“您说吧！听您的。”小伙子蛮痛快。

“第一，不要问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的过去。”他看着对方迷惑不解的样子，便浮出一丝笑容，换了轻松一些的口气又道：“有时间，我会慢慢给你解释的，但现在不要问，可以吗？”

小伙子茫然地点头。

“第二……第三……”朱联学接茬往下说，小伙子也就把头一直点下去。

第二天，朱联学便将四万多块钱打入了账号，身上仅留了１０００多块钱，并且从那家招待所搬出，住进了店里。那个小伙子——他名叫黄建华——将财务章人名章连同支票簿印泥统统交与朱联学，看来他是真打算跟定了这位朱老师长长本事的。

朱联学就这样在海南暂时安顿下来。他化名为亢河，并且轻而易举地花钱买到了一个假身份证——从这时开始，本书中的朱联学就改

称为亢河了。

他随即写了一封挂号信寄往北京，收信人是张桦。

“……请务必帮我将此事调查清楚。”他在信中写道，“……有一个叫刘雨新的，她的寻呼机是……可能她会知道一些情况……我不会从此一蹶不振寄人篱下的，相信我，老弟！”

信的落款是：海口市顺昌电器经营部亢河。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他收到了回信，拆阅后一连几天面色沉重默然无语。当他一年后在海南金海岸实业发展总公司那间富丽堂皇的总裁室的门外瞥见付从之的身影时，他那陡然间阴冷起的目光中所暴射出的寒气刹那间便解释了这封回信的内容——那是绝不逊于当初付从之隔着中国大饭店的玻璃窗投向他的目光中所透射出的那股寒气的，甚至，犹有过之。

亢河在海南温暖湿润的空气中养成了睡懒觉的不良习惯。也许是突然间卸去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也许是受南方生活习惯的影响，他经常与黄建华还有店里的伙计们一起在街头小店中喝酒聊天直到凌晨，然后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才懒懒地起床。渐渐地，他发福了，体重由60多公斤猛增至近80公斤，肚子明显隆起，脸上的赘肉一团一团的简直圆成了皮球。他开始感到不安，觉着如此下去非得自己把自己给压死，便又开始健身，每日在健身中心拼命运动，累得呼哧带喘精疲力竭的——然后才心安理得地再去喝酒、再睡懒觉——真正的“养身”之道。

可是黄建华却开始不满了。因为人家毕竟是为了跟着你长本事才留了下来并且合伙操练的，亢河如此休闲下去谁受得了？终于有一天，黄建华忍不住说话了：“亢老师，买卖上的事还是得您当家啊！您是老板……”

“你做主，你做主。”亢河笑着道，“该我当家做主的时候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是……”他神秘兮兮地冲黄建华眨眨眼睛，“机会还没来……”

黄建华茫然，却又无话可说，心中颇有怨词。

机会终于来了。

这日亢河正与建华在店中闲坐，大概是正在探讨一本叫《找不着北》的小说为何畅销。亢河说那本书的两位作者跟他熟得一塌糊涂，一不留神没看住他俩竟然惹了大祸。干什么不成非得去写小说？好好的俩小伙子怎么如此不知自重？下一步成了作家看他俩怎么对父母亲朋哥儿们姐儿们交待！正说着门外走进一人，相貌猥琐东张西望，怀里抱着一个纸箱子，建华问他干什么，那人道："老板，要录像机吗？"

第36节：博傻(36)

黄建华不耐烦地挥手示意他走，心想我这儿压着几十台呢，半年都走不动，还要什么！可这时亢河却站了起来，叫住那人道：“什么牌儿的？”

“松下。”

“什么价？”

那人说了个价，亢河听了皱起眉头。

“这个价太高了，我们要不了。”亢河说。

“您真有心咱们可以商量……”那人急切地说。

“不会是水货吧？走私的没票我们也是不进的，下不了账！还有质量，万一……”

“不会的不会的，咱们签合同的，公证处公证，保证没问题。发票也是正规的——我们是正经公司。”

亢河想了想，走上前去打开纸箱，将一台崭新的“松下HD100”取出，接好电源，塞进一盘带子看了看，露出满意的笑容。

“现钱没有，代销行吗？”亢河问。

那人犹豫了：“这得问我们老板。”

“那你就回去问问，告诉他，第一，我要的量大，300台；第二，货款保证在一个月内全部付清，卖得完付清卖不完也照样付清。”亢河道。

“行行行，我明天就给您回话。”那人收拾好录像机颠颠地走了。

黄建华却急了：“亢老师，一个月付清，可能吗？再说咱店里还有几十台呢……”

亢河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你不是一直要我当家做主吗？这回听我的，行吗？”见建华仍着急上火，亢河又语重心长地说：“放心吧！这买卖是咱自己的，我能胡乱瞎搞吗？我心里有数。”

“可300台100万哪！一个月付清？我总觉着……觉着不可能吧？咱店里还有几十台呢……”

“店里这几十台跟这300台不是一回事。那几十台是咱花钱进的，不对路子。”

“不对路子？什么路子？”

亢河意味深长地笑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睁大眼睛看，然后去悟。”

黄建华莫名其妙目瞪口呆。

第二天一大早，电话便来了。亢河还没睡醒，一听是昨天那家公司的老板打来的立马精神焕发，一骨碌从床上窜起。

“签合同？没问题！先签这300台的，以后的再说……担保？什么担保？没有！要干就干，干吗这么啰唆！你要怕我不能履约干脆别干。行……下午三点吧！在我们店里。”亢河放下电话，愣了一会儿神，忽然“扑哧”一声笑了。

下午三点，那位批发录像机的老板在昨天那个业务员的指引下准时来了。亢河跟他在价格和一些细节上纠缠了一会儿，对方见他是坐店经营，心想怎么也不会是空手道，再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便签了合同。傍晚时分，一辆卡车拉来了300台录像机，卸完货，清点齐了，那个业务员要亢河写张收条。亢河扯过一张白纸，飞快地写下：今收到海金公司HD100录像机叁佰台整。十一月二十五日，亢河。盖好财务章，交与对方带走了。

紧接着，亢河在报纸上连续登出几则广告：原装松下录像机清仓大甩卖……黄建华看价钱差点没吓昏过去——仅比进价高了10块钱！真正是吐了血扒了皮抽了筋狠了心的“疯狂大甩卖”！他完全晕旋于这层层叠叠的迷雾之中，因为在他看来这连广告费也赚不回来啊！难道亢老师疯了不成？

亢河当然没疯，他照常吃饭照常喝酒照常睡懒觉照常侃大山，跟所有人一样十分正常甚至正常得过分——因为他似乎不该如此正常。

不到一个月，录像机便被抢购一空。有顾客又似好奇又似担心地问为什么如此便宜？亢河答曰：“想回内地，清仓大甩卖。”于是问者心安理得急不可待地付钱提货而去。

于是货款提前一个星期汇到批发商海金公司的账上，“海金”的老板大喜过望，当晚便设下酒席伺候亢河这位大主顾。席间一边感叹世风日下，老实规矩的商人真是快绝迹了，一边勾肩搭背互相夸赞对方真不愧是言行一致诚信可靠的合作者，彼此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酒酣耳热称兄道弟之际，亢河拍了胸脯保证再进300台，还是一个月内付清货款。“海金”的老板差点没给他跪下——合同？还签什么合同！咱还信不过你亢老板！明天就送货！

第37节：博傻(37)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送货的卡车就来了，并且将上一笔货款的发票一同送来。亢河看见发票上的日期是１２月１７日。

卸完货入了库，业务员把上一批货的收条还给亢河，并要他再写一张这批货的收条。亢河将那张旧收条撕碎扔进纸篓，扯过一张白纸照旧写了，落款上的日期却写成了前天：１２月１５日。

业务员没有发觉，揣好收条跳上卡车走了。

这日亢河翻阅报纸，头版上的一条消息引起他极大的关注。报上说香港金海岸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郑国庆先生来琼进行投资洽谈，省里的一些领导同志昨天会见了他。这条消息使亢河几乎彻夜未眠，整夜都在床上辗转，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似乎安静了一些。黄建华在上午九点多钟起床后，吃惊地发现亢河的床上是空的，人已不知去向。这是十分罕见的情况，因为亢河已经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起这么早的。

他一整天都没有回来，这就更令黄建华纳闷和不安。他们俩人在一起已有两个多月了，亢河极少离店，更极少离店这么长时间。“他去哪儿了呢……”黄建华忐忑不安地想。

亢河去了香港金海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国庆下榻的酒店。他到达的时候，郑国庆刚刚陪几位当地的大股东吃完早茶回来，见到亢河时非常吃惊。

“你怎么在这里？”他一边把亢河引进房间一边问，“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亢河在沙发里坐下，望着郑国庆笑道：“您这么大一老板，到哪儿不是新闻人物，找您还不容易——您还那么胖，上回我托人给您捎去的胖胖减肥治疗仪您用了吗？”

“用了，挺管用的。”郑国庆摸着自己的肚子和大腿四下打量，“还胖吗？我觉得轻多了……”

“舅妈身体还好吗？小军怎么样？”

“都挺好。小军在匈牙利，开了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没个正经的。”

“我看报上说您这次来是投资洽谈？”

“嗯，投资一个保健品公司，生产一种花粉口服液。哎，你现在怎么样？”

亢河垂下眼皮没吱声。

“怎么啦，联学……”

“我现在叫亢河。”

郑国庆莫名其妙：“亢河？什么亢河？改名干什么？怎么回事？”

“舅舅，您得帮我一把了……”亢河面色肃然语气沉重地说，“我出事了……”他把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屋内沉默了，郑国庆皱紧眉头一言不发，缓缓抬起头用手拍着亢河嗔怪道：“你这个孩子呀！都快四十岁的人了，做事怎么还是这样顾前不顾后？也怪不着你爸不管你！你说你这事，大也不算多大，小又不算太小，犯得上去求人一回吗？还白搭进去不小的面子。你以为你爸还在职呢？人一退下来就什么也不管用啦！我能理解你爸……”

“这么说您也不打算管我了？”

郑国庆迟疑了一下，叹口气道：“我也是国家干部，这公司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国家的买卖，我们都是在给国家工作，哪儿能说去就去？况且，你现在这身份也出不了境啊！”

“我不是要去香港，我是说能不能在你们投资的那家公司里谋个职。我现在……”亢河重重地叹了口气，拉长了语调道，“我现在只想寻个踏实些的落脚点，吃碗踏实饭，过几天踏实日子……”

郑国庆低头沉思片刻，说：“这样也行，公司也正缺你这样懂市场的人，这产品今后的营销以及宣传策划……”

“不不不！我不干市场。”亢河打断郑国庆的话，语气断然地说，“我不想再干市场了，更不干什么策划，不干了，坚决不干了。”

“这……这不是你的特长吗？”

“不干了！特长特短一律不干！”

“……”

“寒心了，伤心了，痛心了，没心思了。我就打打杂吧，当个小职员就行。”

“嗨——”郑国庆站起身走到窗前，手扶窗框向外眺望，一边说：“你说你都快四十岁了，怎么还这么让老人操心？”

第38节：博傻(38)

亢河忽然急了，“腾”地站起身，大声说：“你们操什么心啦？我从小到大……”他猛然间又意识到不能如此放肆，话到嘴边戛然收住，愣愣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同时又显得愤愤不平。

郑国庆转过身，盯住他看了一会儿，缓步走到他身前，拍着他的肩膀苦笑道：“好好好，还你的债，不管你想干什么，舅舅这回也豁出去帮你一把。不过，说好了，要干可得好好干，不能像过去自己当老板时那样独断专行我行我素了。”

亢河看着郑国庆苦笑的嘴角，心里一阵感动，紧紧抿住双唇用力点了点头。

“过了元旦公司就要开始正式运作，我会把你介绍给主要领导的。你和我的关系也暂时要保密，除了葛总别对外人说。至于你在公司的职务，我还得和葛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再说。这段时间里你耐心等待，别再出事……”

“放心吧，舅舅……”

“叫我什么？”

“噢，对了，是郑董事长——不是副的。”亢河笑了。

郑国庆留住亢河吃完午饭才放他走，下午便飞回了香港。亢河出了酒店，沿着喧嚣的马路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一边走一边眯着双眼东张西望。他在一家电影院前驻足，仰头看着橱窗里的电影海报，心想反正也没什么事，不如轻松一下看场电影。他买了票一头扎入黑漆漆的影院，对银幕上生离死别痛不欲生的一对情侣颇为同情，不禁想起了昔日在办公室里与刘雨新的唇枪舌战：他坚持认为电影只是一种形而下的娱乐游戏，在神圣严肃的艺术殿堂中只配充作一个配角，而雨新则反唇相讥说他是瞎子摸象……亢河的双眼盯住银幕可脑子里却走了神，直到影院里灯光大亮观众离席他才发觉已经散场了——他只记住了一个片名和开头。

走出放映厅，他立刻被强烈的光线反差刺激得双目难睁晕头转向。门厅里人头攒动喧嚣一片。他置身在散场和入场的两股人流中，身不由己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时进时退忽左忽右，最后竟被卷到了门厅右侧的女厕所门口。他看见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有一双杏仁大眼正对他怒目而视，吓得他急忙掉头他顾，同时奋力侧身向外挤，企图脱离这令人尴尬的境地。可是身边忽然有人尖叫起来，他觉得自己的上衣被人用力拉扯几乎脱身而去，扭头望去却是一只坤包纤细的背带挂住了自己西服的扣子。那只坤包的女主人怒容满面叽哩哇啦连喊带叫，可他一句也听不懂。挣开那条讨厌的背带后他抱歉地对身后甩下一句他认为十分得体的回答："小样……"

他在这混乱交杂的人群中很快就将那部刚看过的电影名字忘记了。

在夕阳隐没但天色还没有完全黑暗时，亢河回到了店里。他抱歉地告诉黄建华他去了一个朋友那里，然后又去看了场电影。吃过晚饭后黄建华说想跟他谈一谈，亢河心想他一定是忍不住了。

"我从内心里尊重您并且非常渴望能跟着您长长本事。"建华真诚的样子令亢河颇为感动，"大学毕业三年多了，当初的那点傲气和棱角早被磨平了。现在我才知道，经商真不是拨拉个脑袋随便谁都能玩的……"

"是啊是啊，老话常讲三年学成秀才，十年学不成买卖嘛……"亢河深有感触地应和道，"如果是小打小闹的倒还无所谓，要想玩大点儿，真难啊！"说着他把目光眺向远处楼群广厦之间的一小片天空，心里涌动起一阵悲慨和凄凉。

"亢老师，"建华望着他感慨万分的样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亢老师，恕我冒昧，您不允许我打听您到海南来的原因，可是……"

"可是你一直很想知道，是吗？"亢河抢过建华的话微笑着说。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平静地注视着建华那张诚实真挚的脸，含着笑意爽然道："好吧！我告诉你，并请你记住一个名字……"

当亢河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恰好有一辆载重卡车从店前轰然驰过，飞扬起的尘土把这个名字罩上了一层厚重的铠甲——夜色已经深沉，无数繁星当空闪烁，这座日渐繁华喧闹的港口城市在四季如春的暖风中舒适恬静地打烊了。街上开始出现天南地北汇聚而来的闲人，酒馆里驻扎起吆五喝六的醉鬼懒汉，娱乐城里倚偎着浓妆艳抹的卖笑女子，别墅洋房里摆出彻夜不休的牌局……同在这一片安详宁静的夜空下，同在这背山面海的上好风水之地，亢河在那辆卡车驰过之后的很长一段沉默中，无奈地将那个蒙尘的名字和这座沉沦的城市一起划归自己命中注定。

第39节：博傻(39)

“……付从之！记住这个名字。他无所不策无所不划，对人对事对命，对一切！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高手，但他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亢河异常严肃地板着脸，时间一长，他的嘴角竟有些抽搐。

“可是……”黄建华迟疑道，“记住这个名字做什么呢？”

亢河的目光徒然间窜起，冷峻地射入建华的双眸，俄顷，又变得迷乱起来。他把头侧向窗口，悠然一声苦笑：“是啊——败军之将，岂可言勇？况且，人家的名声如今四海远扬，而我，连真名都不敢用，整个一贼！亡命之贼！还惦记着……嗨！不自量力啊！”

“亢老师，”黄建华在沉默片刻后挤出一脸笑容，“我想我能明白您的意思，只是……”他的话音一顿，似是在斟词酌句，又没了下文。

亢河振了振精神，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道：“建华，你说要找我谈谈，咱们说正题吧。”

黄建华愣了一下，似是忽然忘了谈话主题，忙说：“没什么没什么，就是……嗯……”

“有话就说嘛！有什么可顾忌的？”

“我是说……是说您这两三个月……嗯怎么说呢？我觉着……觉着您似乎……”

“似乎不务正业是吧？”亢河开心地笑道。他见黄建华没吭声，大概是默认了，摇着头说：“建华呀！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三个月我的确是没干什么，可是，你仔细想想，又有什么事真正值得咱们一干呢？”

黄建华仍旧没吱声，一脸迷惑地望着亢河。

“建华，别着急，好戏马上就要开演了，不过我要跟你打个招呼，要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当然肯定不会输。还有，把手头的这些旧货尽快处理干净，准备回北京。”

“回北京？”黄建华大惑不解似的惊讶道，一双眼睛瞪得溜圆。

亢河沉着地点头，又说：“别大惊小怪的，带着七八十万块钱回北京还不算衣锦还乡吗？”

“七八十万！”黄建华“腾”地从椅子里窜了起来，五官挤作一团，以为听错了。“亢老师，您要干什么？咱们可是正经商人……”

“我也没说要抢银行撕绑票，你坐下坐下听我慢慢说……”亢河一边笑一边示意建华坐回椅子里，同时掏出烟点上，“还记得上一批的那300台录像机吗？那是一个圈套。”

“在海南，有时不骗是赚不着钱的——当然我主要是指流通领域，特别是像咱们这种没本金又没后台的。咱本来都是正经生意人，谁让咱被逼得实在没招了呢？只好害一回人了。再者说了，他们的录像机全是走私来的，他们有本事拿到合法的手续坑国家，也让咱骗他们一次。”

“……”

“但骗也不是拨拉个脑袋谁都能骗出来的，要靠智慧，要有技巧。”

“策划？”

“不不不，这绝对不是什么策划，这是典型的高级骗子，跟策划一点也不沾边!”亢河站起身在屋内来回踱步，“我用第一批货赔本赚了个吆喝，这吆喝为的就是让海金公司放心大胆地把第二批货发过来，而不再谨小慎微地和我们签什么合同。”

“这年头合同其实也没多大用。”

“不不你错了！听下去。”亢河胸有成竹地说，“第一批货我给他们打了个收条，上面写明了收货量特别是收货日期，这与第一批货所签的合同是完全相符的，我提前将货款支付给了海金公司，因为我心急如焚地想得到一张纸：发票，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还换取了他们的信任——这年头守规矩的买卖人比贞节牌坊还少见！”

黄建华笑了起来，津津有味地听着。

“……第二批货才是正角儿！结完第一批货的货款后他们要给咱们一张发票，就是这张。”亢河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发票递给黄建华，又继续说，“这张发票上的日期是12月17日，这表明，双方已经完全结束了300台HD100型松下录像机的买卖关系：货款两清了！”

“可是第二批货……”

“什么第二批货？”

“就是上个星期又来的300台……”

“货款我结了，没事啦！”

第40节：博傻(40)

“结——了！”建华吃惊地大喊道，“我……我我我怎么不知道……”

“这是发票！”

“这这这……”建华手拿那纸又薄又软的发票张嘴结舌目瞪口呆，“这是第一批货的……”

“什么第一批第二批第几批的？我就从海金公司进过一次货300台整，哝，这是发票，货款我已经给了！”

“可是……可是……”建华的脸涨得通红，大声道，“可是人家手里有你签字盖章的收条！”

“是啊！是有一张，１２月１５日的，就是这张发票上所应结的货款，１５日我接的货，１７日结的账，这是发票。”

“可是第一批货的收条……”

“已经——被——我——撕了！”亢河面色从容一字一顿地解释道，“现在，咱们手中有一张300台HD100型松下录像机的结款发票，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不欠对方什么！至于现在后库里的300台，嘿嘿……”亢河拍着建华的肩膀笑得有些无奈，“将近100万呢！货主是顺昌电器经营部，与任何公司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

“哇塞——”建华恍然大悟，兴奋地摩拳擦掌满面生辉，“真他妈爽！爽透了气啦！亢亢亢老师这这这真是绝了！绝了后啦！”

“所以我跟你说要做好对方和你打官司的准备，但我们肯定输不了！另外，对方吃了哑巴亏，想必也不会就此罢休，海南这地方挺乱的，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你得赶快准备准备，把手头的旧货处理一下，带上几十万，走人！”亢河靠近建华认真地说，同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用力地按了一下。

“那您呢……”建华关切地问，“您跟我一起回去吗？”

“那怎么可能？回去自投罗网？”亢河转过身走到窗前，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车灯瞬间闪亮横扫而过。他长叹一口气，喃喃道：“这笔钱咱俩二一添作五，平分，然后……”他垂下头似是颇感无奈，语气沉重缓慢，双肩一耸说：“咱们就只好各奔东西啦……”

“可是亢老师……”建华欲言又止，呆愣地望着亢河的背影，稍顷，也把头垂了下去。

“我怕是得在海南呆上几年啦！”亢河道，“北京，恐怕我也不敢回去了！不过，建华呀……”他再次转过身走近建华，仍是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眼中流露出期盼关切的目光，“你喜欢策划这一行吗？”

黄建华点头。

“你愿意当一个职业策划人吗？”

黄建华点头。

“你觉得……”他离开建华边踱步边斟酌道，“你觉得如果你要是搞一个策划咨询公司，你有信心干成功吗？”

黄建华想了一会儿，没吱声。

亢河停下脚步，注视着黄建华，等待他的回答。

黄建华嗫嚅道：“我……我脑子比较慢，悟性也差，而且……而且我也根本不懂……”

亢河笑了，继续踱步，一边鼓励道：“你不笨，脑子也不慢，只是这几年经营这种小打小闹的买卖，眼界不够开阔，思想不够活跃。阅历嘛，自然也少了一些。但是没关系，如果你愿意，我想收你做个学生，怎么样？”

“真的？”黄建华惊喜地叫道，可是脸色转瞬又黯然下去，“可是，您说……您说咱们得分手了？”

“不要紧的，咱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再说即使你回了北京，咱们仍可以保持联络嘛！你在实际运作中有什么不明白或是棘手的事，我一样可以帮你嘛！”亢河微笑道。

黄建华低头沉思片刻，抬眼望住亢河，双唇一绷，目光坚定地举起了右手。亢河走上前去，也举起右手，两只手“啪”的一声拍击在一起，然后紧紧握住。

“好好干！会成功的！”亢河语气坚定地对黄建华大声说，同时把他的右手再次握紧。

元旦过后，黄建华就开始四下处理旧货。至于那300台录像机，则被亢河以低于进价将近500元的价格直接批给了另一家电器商行，条件只有一个：现款现货。

这样，在海金公司的业务员前来催款时，黄建华已将账上的资金全部转往了北京；而亢河，则已经开始在海南金海岸实业发展总公司行政部经理的位置上行使职权了。春节过后，法院的传票递到了黄建华的手中，他聘请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助料理这场官司，而他本人，则飞回北京忙着开办另一家公司：北京耒耜市场咨询策划有限公司。这场官司拖了很长时间，一直到秋天才算基本了结。他当然是毫发无伤的，因为亢河没有留下任何漏洞。

第41节：博傻(41)

亢河将他分得的近50万块钱投资于房产，在海口买了两处房子，一处自用，一处准备炒卖。他在舅舅郑国庆的安排下进了金海岸公司，踏踏实实地做起了“白领”。

这一年春节过后，黄建华的耒耜市场咨询策划有限公司在北京悄然挂牌开张。建华并没有急于开展业务，而是遵从亢河的指点，一方面与北京的各主要媒体频繁接触积极靠拢，另一方面极力避免在同行中招摇显世引人注意。所以一直到了夏末秋初，他基本上没接过什么业务。亢河一再告诫他要沉住气不可轻举妄动，他相信亢河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各种各样的所谓“咨询策划”公司横行于市、鱼目混杂的时候，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舍得赔本，因为大浪淘沙，谁能坚持得住，谁能在最后的竞争中不被淘汰，那么，哪怕他仅仅是没有坏名声，他也一定会成功！

黄建华在无所事事穷极无聊的忍耐中整整耗尽了一春一夏，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亢河的召唤。

刘雨新拒绝了付从之要她回到“1·2·3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邀请，这使付从之惊讶不已同时也颇为不解。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愿意？”他站在刘雨新租住的那套两居室的门厅里手扶厨房的门框对正在洗菜的刘雨新说，“杨建平昨天提出了辞职，副总的位置正好空了。而且自从朱联学跑了以后，两三个月了，你一直在家呆着，这也不是个事啊！”

“我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在家呆着！”刘雨新不耐烦地说，一边把洗净的西红柿青椒扔进水池旁的小菜筐里，“再说我也不是当副总的那块料，你还是换个能人吧！”

付从之耐着性子哄劝：“别这儿为难我了好吗？你对我有什么怨气，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你直说不行吗？别拿工作赌气，公司里的事我还指望着你呢?”

刘雨新在把菜筐端到菜板上的时候侧脸瞥了一眼付从之，然后操起菜刀切菜，红润圆滑的西红柿顷刻间开膛破肚鲜血横流。

“说话呀——”付从之显得有些急躁起来，“别这儿跟女皇似的老得让人哈着供着，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刘雨新“咣当”一声扔了菜刀直挺着身子面向付从之大喊：“你想怎么样？我就不干，就不干，你想怎么样？”

付从之先是一愣，转眼间却忍不住笑了：“你瞧你这副样子，怎么跟街头泼妇一般？”

“别惹我，我烦着呢！”雨新满面怒容地转过身继续刀切西红柿，咬牙切齿地一通儿乱剁，使那几只西红柿鲜汁四溅，嘴里兀自念叨着：“做个饭也不让人清净……”

付从之垂头丧气地离开厨房，坐在门厅的饭桌旁唉声叹气：“发哪门子神经！招你惹你了？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似的说闹就闹蛮不讲理！我这好心好意的，你倒……”说着呼地站起，手指厨房大声说：“你说有你这样的吗？整个一狼心狗肺没心没肺！”

厨房里没吱声，菜刀仍旧“咚咚”剁响。

付从之觉得没趣，复又坐下，四下环顾着颇感无聊。

厨房里“嘶”的一声，油烟升腾炒勺翻飞。刘雨新一边炒菜一边忙着洗盘子，付从之看着她忙活，想进去帮帮忙，却引得雨新更为烦躁。

“外面呆着吧，甭添乱了！”雨新用胳膊肘往外拱他，手中的菜盘一滑险些掉在地上。俩人同时手忙脚乱地抢救，刘雨新捧住了菜盘，付从之抓住了她的手腕。

俩人的动作同时一顿，互相对视片刻，付从之温柔地一笑，刘雨新则白了他一眼。

“好了好了，别闹了……”付从之从背后抚住雨新的双肩，把脸贴在她脑后的长发上，嗅着乌发飘散的清香，柔声道，“明天就回去上班，好吗？我够忙的了，别再让我操心了……”

雨新一声不吭，只顾埋头炒菜。付从之在她身后站了一会儿，脸色渐渐阴沉下去，眉头也皱了起来，又过了片刻，他垂下了头，深吸了一口气，转身拔脚而去。

房门撞上的“咔嚓”声使刘雨新的身子猛地一颤，动作也停了下来。她侧脸望向门口，耳朵支棱着似在倾听他下楼的脚步声，然后甩了炒勺扑向窗口往下张望。付从之正开了车门钻进车厢，车身颤抖着，喷出一股白烟，轰响着开走了。

第42节：博傻(42)

刘雨新俯身在窗口，脑子里一片空白，双手在围裙上擦拭着，眼中的世界朦朦胧胧模糊不清。她愣了一会儿，转过身回到灶前，发现西红柿炒鸡蛋已经变成番茄蛋汤了。

入夜，城市的喧嚣渐渐隐去，悠远深邃的夜空下万籁寂静。皮裤衩胡同内路灯孤明人踪绝灭。付从之侧卧在床上，双眼直勾勾地望向窗外的苍穹，心情寂寥略带伤感。他身侧平卧着他的妻子刘惠琴，熟睡的微鼾平稳均匀。一片落叶贴着窗户飘然坠下，隐没在窗台下。他似乎听见了那片落叶坠地时发出的一声轻微的哀鸣，于是他睁大了双眼，期待着第二片第三片第四片的落叶纷至沓来——他听见了微风走动不徐不疾的脚步声，却再也没看见没听见落叶飘落的身影和哀鸣。他目不转睛双耳竖立地坚持了好一会儿，觉得累了，便翻过身仰面平躺，双手枕在脑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脑开始活动起来。

几天前，杨建平辞职了。

付从之对此猝不及防目瞪口呆——杨建平把辞职书往他的桌上一放，冲着他微微一笑，转身就走，甚至连一句“再见”也没说——付从之当场就晕菜了：他何时见过这种场面?

之后，再没见过杨建平——真正的一走了之无影无踪。

付从之想了好几夜，怎么也琢磨不透这杨建平唱的是哪出戏? 事先不声不响，事后一干二净，看起来是无缘无故，想起来是糊里糊涂。“……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不干了呢? ”他在脑中排列组合了不少理由：待遇低了? 不会吧！他现在一个月拿三千多的工资，外加业务提成，一般的外企不也就这档次吗? 应该不算低了。对职务不满意? 更不可能！他才来了不到一年，已经是副总了，还能再高到哪儿去? 总不能把我也超过去吧！是人际关系? 也不太像。他人挺随和，公司里蛮有人缘的，工作上也没有和谁闹过矛盾；那么，是对我有意见? 没见他表露过呀！况且，他是个比较爽直的小伙子，即使对

我有什么意见，也是应该对我当面明说的……“这个杨建平！玩的是什么花活儿！”他越想越不明白，心里盘算着明天找他一趟，当面谈谈清楚。

窗外吹过一阵清风，树影摇曳月光凌乱，老槐树的枝叶“哗啦哗啦”地随风应唱，把身侧刘惠琴熟睡的鼾声轻轻盖住。付从之披衣下床，轻手轻脚地拉开床头柜，摸索着找出一瓶“安定”，倒出几粒就着唾液仰头咽下。这时刘惠琴嘟囔着翻了个身，咂巴了几下嘴依旧沉沉地睡去。付从之轻轻推上抽屉，俯身将刘惠琴翻落的被子盖好。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铺洒在床上。他看着刘惠琴熟睡的样子，心中怦然一动，捏住被角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她的脸颊。

刘惠琴轻轻哼了一声，付从之急忙缩手悬空，俯身痴望，半张着嘴愣了神……

他脑中一如此刻窗外的夜空，宁静，空荡，一丝不挂地裸露出对亲情的眷恋。他似乎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凝视过自己的妻子了。刘惠琴的睡态比较“痴迷”，紧皱着双眉似有无限心事，头发凌乱地盘散在额头上几乎盖住了双眼，双唇紧闭并且微微撅起，似乎含嗔带怨梦里连回。也许是双唇闭得太紧，所以时常要响亮地咂巴几下嘴咽几口唾沫。付从之睡觉极轻，刚结婚那会儿经常被这几声清脆响亮的动静吵醒。他跟惠琴急了几次，但十几年下来，刘惠琴的静夜怪癖持续了三四千个夜晚，付从之竟也胡乱地熬过来了。近几年他患上了不治之症——神经衰弱，每夜都需借助药力方能踏实入睡，却再不曾被那异响惊醒过。

他垂下在半空中悬了不知多久的手，合上在黑暗中张了不知多久的嘴，将凝视在妻子脸上不知多久的目光眺向窗外，双肩一垮周身一松，一口长气幽幽叹出——他忽然间想起了另一个女人，于是脑中立刻如风吹落叶一般纷杂凌乱起来。

他蹑手蹑脚地推开卧室的门，顺手将门后衣帽钩上的睡衣取下披在身上。他在外屋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又起身推开户门，站到

了院子里。

夜色深沉，天空中奔涌来一大片厚云，浩荡翻滚着直奔那一轮明月而去，顷刻间将其严严实实地一口吞没。皎洁如银的月色瞬间暗淡无光，大地苍穹黝深如墨。起风了，院中的那棵老胳膊老腿的大槐树随风摇晃似乎不堪凌辱却又咬牙坚挺。四周响起一片“砰砰啪啪”的风袭门窗击框的声音，间或有远处大马路上急鸣而逝的车笛声。付从之捂紧披身的睡衣，环顾这宇宙间突兀而至的纷乱波澜，忽然在刹那间几乎不知自己身置何方。

第43节：博傻(43)

“看来这刘雨新是把握不住了……”他在安眠药的药力缓慢发作的晕旋中默想，怀着沉沉的沮丧和伤感入榻而眠。在他失去知觉进入梦乡前的一瞬间，他似乎听见大片枯叶纷纷坠地的声音，和着风声，无奈而又凄凉。

“建平，我想知道的是……”付从之漫步在北海岸边，双手插在兜里神情黯然。初冬正午的阳光刺破厚重的云层绵薄清冷地罩住他的全身。岸边的柳条杨树赤裸枯败木然呆立，湖面上的一层薄冰反射着惨白刺眼的阳光。公园里游客稀少清寂闲适，付从之和杨建平沿着湖岸并肩而行边走边说。

“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干了？”

杨建平双眼平视面带微笑——这笑容是他脸上固有的一种表情，其实并不能代表他某时某刻的某种心情——他没有回答付从之的问题，低下头看着自己交替闪现的双脚默然无语。他知道付从之正侧脸注视着自己，也能感觉到他目光中的疑惑和焦虑，这使他更拿不准自己该说什么。

“建平，说话呀！”付从之停下脚步道，“即使是你不想干了，也不能让我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吧？我总还是可以问一句为什么吧？”

杨建平也停下脚步，转回身望着付从之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显得挺难为情的样子小声道：“付老师，我想……我想自己单练……自己……自己开个公司……嗯——搞……搞策划……咨询……”

付从之的双眼眯了起来，好像在聚焦，目光在建平的脸上扫来扫去游离不定。杨建平刚刚感受到那目光中的怀疑和揣测，便立刻躲闪开，把头转向湖面，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做作，并且渐渐淡了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两个男人伫立在深秋寒气逼人的北海岸边，相对无语各怀心事。一排信鸽鸣着悠长的哨音划天而过，飞向古

城纵横幽深的胡同。付从之仰起头目送它们远去，目光掠过高耸的白塔、结冰的湖面和垂败的柳枝，再次定格在杨建平呆笑的脸上。

“打定主意了？”他问道。

“试试吧！”杨建平点着头道。

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付从之把双手从裤兜里抽出倒背在身后，迈动双腿继续漫步，一边眺望着湖对岸的石舫一边道：“想清楚再干，没那么简单的！”

杨建平在他身后半步的距离内跟随，脸上恢复了轻松舒缓的笑容，道：“您不是总说世上无难事吗？简简单单就能干了的事怕是也轮不着我尝鲜，我不是那号人那块料呀！”

“你觉着自己羽翼丰满可以自立门户了？”付从之侧脸道，同时略带嘲讽地“哼”了一声，“别忘了，业务和管理可是两回事，业务能力强并不意味着就具备管理者的素质——你懂财务吗？知道什么资金平衡表资产负债表银行账现金账乱七八糟一大堆子事吗？”

“我正在读《会计学原理》……”建平在他身后道。

“没用的，书本上的东西没用的！”付从之不屑地挥手打断他的话，“要说做账，随便抓个会计都能替你做！问题是你得懂得怎么才能合理避税——你懂吗？”

杨建平老老实实地摇头。

“这不结啦！”付从之用耐心开导的语气说，“咨询业广告业等等这业那业都属于服务业，咱们国家服务业的税收相对是挺狠的。其实这些税收的缝儿极大，很容易就避过去了，可你要是不懂如何避税，哼！等着交吧！猴年马月也起不来大事，全交税啦！”

杨建平全心全意地听着，并且不住地点头。

“别以为搞个公司那么容易，你不懂不会的事情还多着呢！等你以后真干起来就知道了，老板不是那么好当的！”付从之在一株柳树下的长椅前停步，坐下，掏出烟递给建平一支。建平用打火机替付从之点上，自己却没抽，把香烟夹在手指间若有所思地凝视。

“……再者说了，你还这么年轻，就凭这张半生不熟的脸也难以赢得客户的信任，谁敢将大把的钞票扔到一个娃娃手里去操作？还有，你现在的名气也不响，无名小卒，靠什么去争取客户？最多混个小打小闹吃饱肚皮，真正大一点的项目，我看，几年内怕是捞不着的。”付从之摇着头像是自言自语一般侃侃而谈。

杨建平低垂着双眼凝视着自己手中未燃的香烟，脸上是永恒的笑容，不时地点头，似乎对付从之的开导颇以为是。

但他却不吭声，只是一味地听，付从之的话音已消散了很久，他硬是一言不发而且一动不动。

付从之觉得极累：这哪儿是在谈话呀？整个一专题演讲，全听他一人的！杨建平是既不表态也无异议，甚至连句话都没有！他不禁想问，可一转念又觉不妥，硬咽了回去。

两人枯坐在长椅上，一个平眺湖面，一个呆视香烟，似乎在考验彼此的耐心，又像是一对闲人在打发时间。风摇柳枝晃荡在两人的头顶，薄冰下湖水澜澜轻拍石岸，间或有相互依偎的恋人低喃着从身后走过，脚步声齐整如一，轻缓悠长，好似一幅闲情舒逸的大写意画卷。

终于，付从之站起身道：“咱俩别这么耗着了，你表个态，说句痛快话。”

杨建平双眉一挑，目光直视付从之，开口说道：“还是让我试试吧！”

他的回答倒是蛮痛快，但却惹得付从之心里很不痛快。

他望着杨建平，表情透着明显的不快，恶声恶气地说：“你……你怎么如此……如此……不知轻重！”也许是觉着还不够分量，随即又加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

杨建平当然是没有吭声，他的表情始终如一，目光也依旧柔缓清亮。俩人对视了片刻，建平首先移开了目光，也许是觉得跟自己的老

板兼老师如此对视太过无礼，他在移开目光的时候带有一丝愧疚之色。

事情过去两年多以后，杨建平在跟我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曾说："……当时刚告诉他说我想自立门户的时候，心里还真有几分愧对老师栽培之意，觉得辜负了他的殷切期望，而且，一想到今后有可能在商场之上真刀真枪地彼此开练，真有点害怕呢！可他一听说我的想法，劈头盖脸地一通打击，死活告诉我不灵！我还就不信这邪！我还非干一把不可了！"

杨建平在说起这段时情绪挺激动，也许是当时喝了些酒的缘故，他的脸涨得通红，嗓门也蛮大，表情愤愤不平兼有受辱之色。王俊笑着对他说："甭跟这儿一副饱受凌辱奋起搏杀的样子，付先生当时也没说错，你的确是还欠点儿火候。"

杨建平听了这话顿时安静下来，默想了一会儿，低声道："也算是给逼出来的。他要是不损损我，也许我还真没那胆子……即使干了公司，这会儿也指不定啥样呢！很可能……很可能是不如现在……"

说完，他平静地喝了一杯酒，显出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

那天，在走出北海公园将要分手时，杨建平真诚地对付从之说："付老师，我向您保证，今后，如遇竞争，我一定退避三舍！"

付从之说："没关系，如遇竞争，你尽管上阵。不过，我一向只喜欢跟高手过招。朱联学的覆辙你可不要重蹈哟！"

杨建平说："不会的，我决不会给您带去任何麻烦。我只想赚点钱而已，没多大野心。"

付从之说："好好干吧！祝你成功！"

杨建平说："你多保重，注意身体。"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只说了半句："另外，朱联学怕是……"

付从之见他吞吞吐吐，却也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这里面的事你不知道真相，不用你操心，我自有主张！"说完，背着双手扬长而去。

杨建平在原地枯立片刻，望着付从之远去的背影摇了摇头，苦笑着转身走开，自语道：“人无远虑，必有……倒霉！”

本书精华已连载完毕，谢谢